



# 金剛乘季刊

## 劉鏡之



蓮花生大士（湯嘉）之五



恭敬佛像功德：凡見佛像，必須存心恭敬，不可稍有褻瀆，更勿加以損壞。即使置在牀上、或地下，甚至跨越，其罪甚大。薩迦巴根桑澤程佛爺開示廣大心要云：「一人於雨中見小泥塔，急拾草履蓋之。又一人至，以履垢，易他淨物；如此二人，以此功德，其後與造塔人，三者皆為金輪之轉輪王」。故說聞三寶之名，或見佛像、佛塔，皆可為成佛種子。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農曆甲子年七月初一日

### 第 20 期

རྒྱལ་ཏུ་དེས་འཕུང་སོམས་ཉིད་དང་། །སངས་རྒྱལ་སྤྱོད་དཀའ་བ་དང་།

常發出家心。愛樂見佛身。

ཚོས་སྤྲོད་པ་དང་པདྨ་པ་ཡི། །ཚིག་ཉི་ལུ་བ་ཡིན་པར་བཤད་།

開闡正法教。諦語為第十。

འདི་དག་རང་བཞིན་མི་དམིགས་པས། །ཡོད་སྤྱོད་བཤུད་པ་ཤེས་པར་བྱ།

彼性不可得。當知名修治。

ཚུལ་ཁྲིམས་བྱས་པ་གཟེ་དང་བཟེ་། །རབ་ཏུ་དཀའ་བ་སྤྱིད་བཙེ་ཚ།

戒報恩安忍。極喜及大悲。

བུལ་བ་སྤྱི་སྤྲོད་པ་ལུས་རྒྱལ། །བརྒྱུད་པ་སྤྱི་ལ་སོགས་པ་བཙེ་ན།

承事敬師聞。第八勤施等。

ཕྱོགས་པས་མི་ཚོས་ཉིད་དང་མི། །ཟེད་ཟེད་མེད་པར་ཚོས་སྤྱི་དང་།

多聞無厭足。無染行法施。

སངས་རྒྱལ་ཁྲིམས་ལུན་སྤྱིད་པ་དང་། །པམ་པས་ཡོད་སྤྱོད་མི་སྤྱི་དང་།

嚴淨成佛刹。不厭倦眷屬。

本期要目

西藏拉薩大昭寺.....	朱雨田攝 4	藏文作者純密森波渣簡介.....	劉銳之 32
西藏拉薩佛廟所供之度母.....	朱雨田攝 5	曼荼羅室吟草.....	陳毓煦 32
「王錫頓悟大乘政理決序說并校記」書後.....	談錫永 6	菩提正道菩薩戒論後記.....	劉銳之 33
赤松德眞時期西藏佛教二三事(一).....	劉銳之 9	民初慧明法師開示錄(八).....	慧明 36
公布「顯密法要概述」章節及普傳計劃.....	劉銳之 11	本會法訊.....	鍾棟湘 37
俱生契合深導了義海心要後記.....	徐進夫譯 12	捐助本刊芳名.....	本社 38
「死」的學理(一).....	柯萬成紀錄 16	封面：蓮花生大士(湯嘉)之五.....	
香港金剛乘學會特別會議.....	黃文淵 18	封面裏：現觀莊嚴論頌(16)(藏漢對照).....	
菩提正道菩薩戒論提要(下).....	吉祥譯 25	封底：西藏拉薩之布達拉宮.....	
大塔的傳奇(續).....		封底裏：甯瑪巴師佛傳承系統(四聖無著).....	

贈閱處

國內  
臺北郵政信箱五十三之八四八號  
(國內助印請利用郵撥一五〇九八九號)

國外  
一、香港北角英皇道七〇〇號北角大廈七樓A座  
二、星加坡：APT. BLK 4, 08-4990,  
JAL. BT. MERAH,  
SINGAPORE, 0315.  
三、馬來西亞：89, SENING GARDEN,  
TAIPING, PERAK, MALAYSIA.

凡向當地索閱，請附回郵費，國外助印，請以外幣匯票或現金掛號直接匯交臺北郵政信箱五十三之八四八號，任何助印，必在下期季刊公佈徵信。

出版者：金剛乘學會  
發行人兼社長：董淑惠  
副社長：林崇安  
執行編輯：鍾棟湘  
社址：臺北縣永和市秀朗路一段九十一號  
通訊處：臺北郵政信箱五十三之八四八號  
郵政劃撥：一五〇九八九  
印刷者：永裕彩色印刷公司  
地址：臺北市雙園街四十九卷十六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誌字第二一九八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四四〇二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雜誌事業協會會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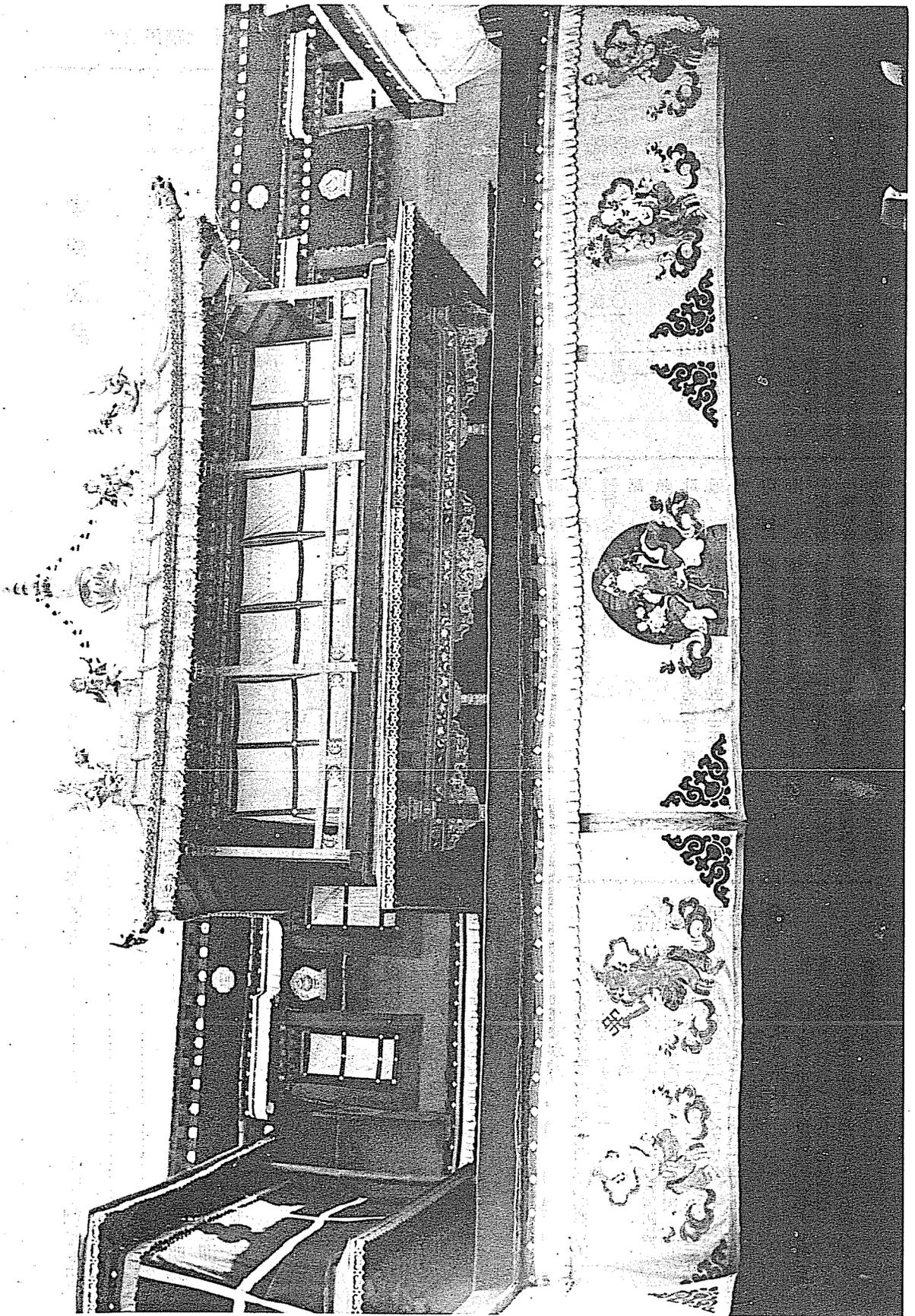
金剛乘學會

香港方面  
香港北角英皇道七〇〇號北角大廈七樓A座  
電話：H六一九八一

臺灣方面  
臺北市忠孝東路六段昆陽街一五五號四樓  
臺中市仁和路二〇五巷七弄四之四號  
電話：(〇四)二八七三三二〇・八七〇三五  
高雄市民族二路一〇一之五號  
電話：(〇七)二八一四八三・七七二七三三  
三三三三三九

密乘出版社  
社址：臺北市敦化南路三三〇巷十七號三樓  
電話：(〇二)七五二七三〇七  
通訊處：臺北郵政信箱五十三之八四八號  
郵政劃撥：五二一四二二

西藏拉薩大昭寺





西藏拉薩佛廟所供之度母

# 「王錫頓悟大乘政理決序說并校記」書後

談錫永

## ——赤松德真時期西藏佛教二三事(一)

### (三)關於赤松德真生年之考訂

按，王錫文中，言摩訶衍於「申年」奉詔，謂其所教禪法「并非金口所說，請即停廢」。於是問難展開，至「戊年正月十五日」始得詔許復宣法。饒文引戴密微教授之說，以為此申戊兩年應訂定如下：

申年——唐德宗貞元八年壬申（七九二）

戊年——唐德宗貞元十年甲戌（七九四）

於此建立，愚意以為未安，蓋實應為：

申年——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七八〇）

戊年——唐德宗建中三年壬戌（七八二）

關於此點辯別，則與赤松德真之生卒年份有所牽涉，蓋亦研究西藏史之另一重大疑點也。

饒宗頤教授引赤松德真之生卒年份為西元七二四至七九七，或係從塚本善隆之說。查七二四年為唐玄宗開元十二年歲次甲子；七九七為唐德宗貞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是則赤松德真世壽為七十四歲矣。考西藏諸史書，對赤松德真之生年故多異說，然認為其生於「馬年」（午年）則都無二致，是知西元七二四年生之說不實。

今將西藏諸家關於赤松德真生年之說，表列如下，以便考察：

來源	生年
布頓佛教史說	西元七一八（戊午）
滾卻倫主佛教史說	西元七三〇（庚午）
曆書說	西元七三〇（庚午）
敦珠寧波車西藏古代佛教史說	西元七三〇（庚午）
青史說	西元七四二（壬午）
五世達賴西藏王臣記說	西元七四二（壬午）
福幢藏王紀說	西元七九〇（庚午）

由表可知衆說紛紜，其相差竟達七十二年之巨。唯細加梳理，卻亦未嘗無頭緒可尋。

藏人記曆，但以十二生肖記年，所以年份可誤，其生肖則必不誤，是故諸家皆以「午年」為赤松德真之生年，此固必合事實。

然推尋藏王世系，赤松德真實為金城公主所生子。此事詳見於「西藏王臣記」。

考「新唐書」記金城公主於睿宗景雲元年（七一〇）離宮出嫁，卒於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故赤松德真生年，至遲不得為西元七四一年以後。上表諸說，乃僅存七一八及七三〇兩說為應理。

據 敦珠寧波車「西藏古代佛教史」，赤松德真十三歲登王位，二十歲始弘揚佛法。若依布頓，則登位之年應為西元七三〇年，二十歲時為七三七年，時其母金城公主尚健在人世。

唯據西藏各史乘，均云赤松德真嗣位後，為舅氏仲巴結把持，摧毀佛法，至其年長時始設計殺仲巴結，然後佛法得以重興。

赤松德真既為金城公主之子，則何來舅氏？此蓋亦有故。藏史云，方公主有孕時，藏王之朗廓妃亦詐稱有孕，並竊赤松德真為己子。后妃爭訟，王及大臣均莫能決。至為王子行「能步喜會」時，藏王以金杯盛酒祝曰：「金杯滿盛此佳釀，我兒敬與舅族手，誰為生母汝決定。」赤松德真將金杯遞與參加酒會之漢人，於是與金城公主之名份始定。

以理推之，舅氏仲結巴者，殆朗廓妃之兄弟行。若金城公主尚健，當不致令朗廓妃族人可以毀文成公主所奉之釋迦像，且將拉薩神變寺闢為屠場也。而諸家藏史，於赤松德真毀佛與佛之際，均未提其生母金城公主一筆，若其一無舉措者。若定赤松德真生於七三〇年，始弘佛法時為七四九年，則金城公主於其登位前一年已逝，此則較合情理。

據此推論，宜定赤松德真生年為西元七三〇年，即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歲次庚午為妥。

抑且為有二旁證可佐成此說：

「藏王記」其實亦定赤松德真生於庚午，不過誤遲一甲子耳，所以看似大謬。惟其亦必有「庚午」之證，始寧誤遲一甲子亦不遷就「戊午」「壬午」之說，此可為佐證之一也。

「西藏王臣記」引巴寫朱納「勇士經鬘」：「藏王牟尼贊波是在他的父王年滿三十四歲時，歲次壬寅年生的。」由壬寅逆推三十四年應為己巳，此說實不應理，故為五世達賴所斥。然己巳不過與庚午相差一年，若云牟尼贊波於赤松德真三十三歲時生，即見若合

符節。藏人年歲一若漢人，習慣以虛齡計算（此余親聞於 敦珠寧波車之二女公子者），故巴寫朱納於推算間偶然失誤耳，要之，終不失為「庚午」說佐證之二。

#### （四）關於申戌年之考訂

赤松德真生年既定，乃可從而完其卒年。此諸家所說亦復紛紜，唯稱其卒於辰年則一致。五世達賴謂其卒於西元八〇〇年（唐德宗貞元十六年庚辰）。余撰「西藏密宗編年」，則據 敦珠寧波車「西藏古代佛教史」之「努青生遮野些（努佛智）傳」，定赤松德真卒於西元七八八年（唐德宗貞元四年戊辰）。

努青生遮野些（努佛智）為寧瑪派前弘期主要人物，亦為蓮花生大士及啤嗎拉密渣（無垢友）之三傳弟子，其出生早有授記，故史料可靠。今試將有關赤松德真生卒兩說排比觀察：

來源	生年	卒年	世壽
五世達賴喇嘛說	七四二（壬午）	八〇〇（庚辰）	五十九
敦珠寧波車說	七三〇（庚午）	七八八（戊辰）	五十九

二說之年份生肖吻合，世壽亦吻合，僅彼此相差十二年而已。既知五世達賴所定生年誤推遲十二年，則自以採赤松德真生於西元七三〇年，卒於七八八年之說為長。

今試回視本題，王錫於文中稱，摩訶衍自「申年」奉詔廢禪，迄「戌年正月十五日」復奉詔可以宣講，此申、戌二年究應為何年耶？

若按法戴密微教授之言，訂為西元七九二及七九四年，則是時赤松德真已逝，當不應理。故愚意仍以推前十二年，定為西元七三〇及七八八年較長。

或難：何以必知摩訶衍所言之藏王爲赤松德眞？

則此於王錫之文中已確言之矣：「粵我聖贊普，夙植善本，頓悟眞筌……交聘鄰邦，大延龍象。曾於五天竺國請婆羅門僧等卅人，於大唐國請漢僧大師摩訶衍等三人，同會淨域，互說眞宗。」相繼聘印度大德來藏，蓋赤松德眞之事功也。故知此「聖贊普」別無二人。

然於此尚有餘說。饒宗頤教授據王錫文有「臣摩訶衍言，當日沙州降下之日，奉贊普恩命，遠追令開示禪門」等語，故乃釐考唐時吐蕃陷沙州之年份。

據岑仲勉「隋唐史」卷下第三十節附表，沙州陷於建中二年（西元七八一年）。岑氏所據爲「元和志」，蓋不信「新吐蕃傳」及羅振玉推定沙州陷於貞元元年（西元七八五年）之說。

饒宗頤教授據「佛祖統紀」四一云：「建中二年，吐蕃遣使乞朝廷賜沙門善講佛理者，帝令良瑒、文素經說法教化，歲一更之。」於是疑曰：「如申爲建中元年庚申，時方罷禪學，何得於建中二年，漢廷派遣僧衆良瑒輩赴蕃講學耶？」以此疑點，饒氏乃調和岑仲勉、羅振玉及法人戴密微之說，以爲建中二年沙州僅陷壽昌一縣，沙州全陷則爲貞元三年（西元七八七）事。

摩訶衍以七八七年奉詔「開示禪門」，以七九二年奉詔廢禪，事固合理。然據余見，申年廢禪係瓜州陷下以前事，及至酉年，赤松德眞「遠追令開示禪門」，摩訶衍始於訟割一地奉詔，然後返邏娑（據饒考，即在拉薩大昭寺）開講，其後又講於章礎（據饒考，即在昌諸寺），殆猶係奉勅特許宣講，尙未許普弘，蓋或有考核之意。故仍於邏娑及勃魯漫（據饒考，即在札瑪桑窩寺。引按，今通作桑耶寺）作數月間難，然後成年始許普弘。

據此推斷，正合吐蕃於西元七八一年陷瓜州之說。茲據王錫文中引摩訶衍上赤松德眞表，編定年表如下，以清眉目，詳說則見後

文：

唐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庚申

赤松德眞下詔廢禪。

摩訶衍上表請與「小乘議論」。

唐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辛酉

瓜州陷。

赤松德眞追詔至令摩訶衍於邏娑講禪，後又許於章礎開講。唯問難仍舊，盤詰數月。此時猶未令摩訶衍開法。

唐德宗建中三年（七八二）壬戌

正月十五日，赤松德眞始詔許道俗聞禪法。摩訶衍又上第二表

如此則史實均燦若列眉，可釋「瓜州降下」年份之疑矣。

然則，何以赤松德眞於建中元年庚申廢禪，復於二年遣使請漢廷派高僧入藏耶？愚意以爲摩訶衍等三人，係由赤松德眞直接迎請，一如迎印度諸大德例，非向朝廷請遣者也。寂護爲印度中觀名家，蓮華生及無垢友二師爲金剛乘上座，早已名動藏土（見「西藏王臣記」），故藏王慕名迎請，而名下故無虛士。若摩訶衍等，其禪法雖受攻訐，唯赤松德眞終慕漢土文化，故於廢禪後仍遣使漢廷請派高僧，此固亦可能之事。漢廷雖派良瑒、文素，第以瓜州戰事蔓延，應未入藏，故於赤松德眞朝，對西藏佛法有影響之漢僧，實唯摩訶衍等二三人耳。（待續）

◎「西藏古代佛教史」（全書約五百頁，精裝一冊，一百多幅插圖，零售四五〇元）。此書由敦

珠寧波車之藏文原著譯成漢文，爲詳述西藏佛教

寧瑪派最權威之名著，已有梵文英文等譯本。（

郵政劃撥二九三七〇號金剛乘學會帳戶）

# 公布「顯密法要

## 概述」章節及

### 普傳計劃

劉銳之

年來爲著使無上密乘的教理，普及於有志學習密法的人們，令能瞭解。乃於香港，及臺灣學會，在晚上或星期日，將金剛乘全集，逐集講授。聽者於佛學基本認識，程度不齊；甚至對世間的三界、六趣，或出世間之四諦、十二因緣，也茫然不知。須知密乘行者，必須以顯教教理爲基礎；再習密乘教理。今既如此，若一一爲之解說，將影響全集進度的進行。不然的話？彼等將無法了解。補救的方法，惟有從基本以補充之。

現在新會址既已建成，地點較爲適中，因擬集合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各地同學，年輕而有自覺覺他的願者，將以「顯密法要概述」，作短期之傳授；然後各返原地、繼續普傳。

顯密法要概述，分爲兩部，第一部屬顯教，亦即般若乘，內容依佛學十八講原

有章節爲主，略加增補。憶於二十年前，香港三輪佛學社成立於九龍佐頓道，聘羅時憲教授、梁隱龔校長，及余爲永遠董事。於是彼此相約，以佛教基本教理，普及結緣；徵集學員，每星期日上午，以編成講義凡十八課講授，三人輪流主講，後有江妙吉祥女居士主講十二因緣，尤爲詳盡動聽。如是以十八個星期日，爲一期，到于今已不知第幾期了。金剛乘學會早期亦有舉辦，但已停辦多年。當時將講義寫成課本，由時憲與余爲之審校，隱龔與葉文意女居士執筆，文筆流暢，能達奧義，一時傳誦，臺灣亦有請重印者。

茲將所有節目，分錄如左：

#### 第一部 顯教（般若乘）

##### 甲一 釋迦佛傳

乙一 降生及童年

乙二 出家

乙三 修道

乙四 成道

乙五 度五比丘及成立教團

乙六 弘化

乙七 涅槃

乙八 八相成道及十二相成道

##### 甲二 遺教結集

乙一 五百結集

乙二 七百結集

乙三 波吒釐子城結集

乙四 大毘婆娑論的纂集

##### 甲三 說法期與判教

乙一 五時教

乙二 正像末法三期

乙三 龍樹四教

乙四 華嚴五教

乙五 天臺八教

丙一 化法四教

丙二 化儀四教

##### 甲四 宗派

乙一 印藏諸宗

乙二 漢土十宗

##### 甲五 佛教的有情觀

乙一 四聖

乙二 六凡

乙三 四生

乙四 十類生及十二類生

##### 甲六 佛教的世界觀

乙一 三界

乙二 三千大千世界

乙三 華藏世界

乙四 極樂世界

乙五 琉璃光世界

##### 甲七 人天乘

乙一 五乘

乙二 人乘—五戒

- 乙三 天乘十善
- 甲八 蘊、處、界、與因緣業果
- 乙一 五蘊
- 乙二 十二處
- 乙三 十八界
- 乙四 因緣業果
- 甲九 四諦
- 乙一 苦諦
- 乙二 集諦
- 乙三 滅諦
- 乙四 道諦
- 甲十 十二因緣
- 乙一 緣覺乘及辟支佛
- 乙二 淺釋
- 乙三 由因說果
- 乙四 由果推因
- 乙五 三世二重因果
- 甲十一 三法印
- 乙一 一切法
- 乙二 三法印的解釋
- 乙三 三法印的作用
- 乙四 一實相印
- 甲十二 緣生性空
- 乙一 外道的定命論、神意論、及偶然論
- 乙二 釋義
- 乙三 四緣
- 乙四 五個概念
- 甲十三 八正道
- 乙一 三十七菩提分法
- 乙二 八正道
- 乙三 勤修實證
- 甲十四 四無量心
- 乙一 慈無量心
- 乙二 悲無量心
- 乙三 喜無量心
- 乙四 捨無量心
- 甲十五 六度
- 乙一 釋名
- 乙二 釋義
- 甲十六 四攝
- 乙一 布施
- 乙二 愛語
- 乙三 利行
- 乙四 同事
- 甲十七 涅槃
- 乙一 佛果
- 乙二 涅槃是體
- 乙三 四種涅槃
- 甲十八 菩提
- 乙一 一切智
- 乙二 一切功德
- 乙三 八識
- 乙四 轉八識成四智

乙五 圓滿佛果

第二部 密宗（金剛乘）

（此部內容係依西藏密法大要為主，它的章節已詳載本刊第十一期，茲不再贅。傳授時應加入（一）下三部法要。（二）各派創始人簡史。）

將來因緣和合，擬將全部改寫成語體文出版流通，當較普及。

此章節擬妥後，適返香港，曾將它複印，分送時憲、妙吉祥兩位審閱。現在加以公布，倘荷 高僧 大德 先進，不吝指正，俾得以改正，無任感謝！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

捐助芳名

（台灣方面）台幣

駱素卿捐二〇〇〇元 李朱興

李冠儀各捐三〇〇元

沈明進捐二〇〇元

# 俱生契合深導了義海心要後記

無上密乘之有第四級灌頂，目的在對治心，而證法身。其法要在甯瑪巴爲大圓滿或稱大圓勝慧，在噶朱巴則爲大手印，尙矣。

八大手印而後，歷代祖師所造之大手印頗多，鄙見所及能提要鉤玄者爲自生金剛尊者之大手印願文；能達究竟了義者爲諦洛巴祖師之恆河大手印。（參閱拙著諸家大手印比較研究）餘如祝拔宗大手印、涅槃道大手印等，皆能指示要義，詳略或有不同，而橫說豎說，不離其宗，令人了悟。

俱生契合深導了義海心要，爲阿逸多法自在上師所造，文中除於大手印所具之義，應有盡有，而於九住心，五勝行，俱生契合之義及與大手印之差異，特致其詳，此皆爲別本所無，而於初學之人，得益不少。

此書爲胡伯豪兄精心所鈔，連同祝拔宗大手印見贈以資付印。因憶三十年前，以屬同門之誼，時相過從，常以法寶見贈，爲我之善知識。自維雖蒙 貢噶上師賜以四級灌頂之遙灌，未獲親近承事。胡兄則於上海承事有年，一不可及。藏文漢文，繕寫非常莊麗，二者皆不可及，並前爲三不可及，書至此自歎法緣不具，且感內慚。中華民國七十年第二辛酉中秋節次日劉銳之謹記

# 來論

## 「死」的學理

陳健民英文原著  
徐進夫 譯

(譯自 A Systematized collection of Chenian Booklets,  
No. SI 86, and 93 — 英文佛學小冊叢書)

### 貳、談無死瑜伽

無死瑜伽的建立，是依據「恰夾馨波」(the Cha-jachimbo)，此即「大手印」(the Great Symbolism)。若要瞭解大手印，必先明白佛教哲理。世間哲學分爲兩大主流：一爲唯物主義，一爲唯心主義。但佛教哲學卻不屬於其中任何一派。倒是，佛家主張：心物不二。

在佛教的密典中，有一種名爲「能心奈米」(Lung-Hsin Ne-Mae)的修法。「能」指精神或氣(智慧氣)，「心」指心靈或意識。無死瑜伽屬於「古心奈米」(Ku-Hsin Ne-Mae)，「古」指身體，「心」指意識。此處身心完全合一，無二無別，所有的邊見，皆被拋棄了。

從涅槃的果位來看，其間沒有生死可得(藏語讀作Seh-ti-

Mae, Jeg-ti Mae)。由此可得三種無二：因位主張物心不二。行位修習能心奈米和古心奈米。能心奈米屬於第二、第三兩灌的修法。在此，心、氣合一而得身心不二的覺受。此即「古心奈米」。因此，古心奈米的高等階段即是果位。無死瑜伽是屬於果位的一種修法，可使行者圓證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涅槃」(Nirvana)一詞，依照中國學者的解釋，「涅」(Nir)指不生，「槃」(vana)指不死。因此，涅槃即是無死，即是大徹大悟，即是無生無死。

所有十個法界(ten dharmadhatus)，皆以物，心，以及不二(生、死、心、物融合爲一)，三者爲其建立的基礎。

一、最低的一個法界是地獄界。在此，唯物論的一偏之見，令人陷入極大的苦境之中。對於物質的偏執越大，陷入的程度越深，就像木片可以浮在水面而石頭則直沉海底一般。毛澤東及其門徒燒、殺、搶、竊掠中國及其人民，企圖求得物質的解決，是以永無壓足之時。他們仍將燒、殺、搶掠下去，直到拋開唯物主義的觀念爲止。如今他們不但殺害他們的敵人，毛某甚至也殺了他的親密戰友林彪。下一個輪到周恩來，到了最後，毛某甚至還要將他的老婆害

死，這就是唯物主義偏見的後果。說來不免遺憾的是，許多美國青年還沒有發現不二的觀點，如今卻以某某的唯物狂，來追求自由和解放。但歷史和當前的危機已經多次證明：任何政黨，宗派或流派，都無法解開人類內心的煩惱桎梏。任何卑賤的政客，都無法誘惑有利他行願的人盲從於他。這些人天生傾向真正的自由；他們看清了政治的真正面目：自私、殘忍、奸詐、陰險、偽善、以及瘋狂。這就是極端唯物的地獄界，是毛澤東、史大林等人的天堂。他們多半是魔鬼的化身，絕對沒有人性。凡是真正從事人道工作的人，都會看穿這些以政治為掩護的欺世之徒。我們只要揭開他們的假面具，就會看清這個地獄界的醜惡衆生了。作爲一個佛教行人，一眼就會看出，此種地獄衆生所作所爲的一切，並非爲了饒益整個人類，只是爲了貪求名利、財富、權力，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物欲的滿足而已。

二、其次是餓鬼界。此界比地獄界稍稍好一些，因爲它的衆生，沒有地獄界的衆生那麼殘忍。但是，他們不僅渴求粗劣的物質享受，而且非常自私；他們的貪欲極大，怎麼也不願讓別人分享他們的食物。他們被畫出來的形象是：肚子特大，而頸子極細；他們之所以永不餓足，就因爲這種細小的頸子，不容食物進入巨大的肚子。此種大肚子是一種因果報應，只怪他們的侵有慾太大了。他們甚麼都要完全獨佔，甚至連一粒麵包屑，都不肯分享他人。人類社團中，就有不少這種餓鬼存在着，而他們都沒有向道的菩提心願。即使是在宗教機構中，我們也可找出幾個突出的餓鬼來：他們的財富和知識等等，都只爲了榮耀一己的自我，而非澤及他人。以上是餓鬼界。

三、畜生界較餓鬼略勝一等，此蓋由於它的衆生比較大方一些。並且，他們在發揮一些助人的職能：牛耕田，貓驅鼠，蜂釀蜜，狗看門，而豬則以本身的血肉供人食用。因此，動物多少總還有一

點靈性。不過，待到飲食時，爲父母的往往爲了一口東西而與他們的子女打起架來，愛食物的意願比愛家族的意願大得很多，這就是畜生界。

以上三界爲下三界，此下各界，物欲依次遞減而靈性則逐漸遞增。

四、其四是人類界，此界界於唯物與唯心、佛教與非佛教之間，是開發佛性的最佳處所。所有的十個法界，悉可見於人類界之間。一個人既可以變成修羅、羅漢、天神、菩薩、或佛，同樣的，亦可以墮入地獄、餓鬼或畜生下三界中。例如毛某，雖有人形，但實際上卻活在地獄界裏。因此，我們不應被外相所愚；我們可從人們的本質，和利他行爲，看出其等級。這個人類法界，好比一座橋樑，由此通過的人，既可步向神道的彼岸，亦可走進下面的三界之中。佛道超於這兩頭。人類的選擇範圍很大，而人類界可說是一個四通八達的要津。

五、在人類界上面的是修羅界，此界的衆生，在人類界做了不少善事，但因係在過於嫉恨天神的心情爲之，故而不能進入天神的國度。因此，他們常與天神爭戰。

六、再次是天神界，分三種。其一是欲界天。此界衆生以謙讓的態度行善，而無嫉恨之心。不幸的是，他們的行爲仍爲物欲所污——雖頗微細。他們之所以比修羅略勝一籌，就因爲他們沒有嫉恨心，因此，他們既不互相殘殺，更不引發戰爭。天神近乎完全沒有瞋恨心，故其食物得之頗易，可謂「思食得食」，既不需進中國餐館，更不必親下廚房。不用說，他們的精神境界，要比修羅高出很多。

其次是色界天。此界衆生的物慾，比欲界天還要微細。他們的物欲不是想吃東西，而是愛看神靈的形色，由此可見，他們還沒有擺脫細微的物欲繫縛。我們不妨說，他們以眼睛或心靈「飲食」形色的靈氣。沒有物質，就沒有形色。但這些神衆以他們的心眼餐飲

各色各樣的光線，靈能，形象，以及其他各種美好的景色。比之欲界天衆，他們的精神境界，又高一層。

其三爲無色界天。此界天衆處於一種完全沒有形色的心想之光中。此係印度教或道家神我的最高禪定境界，過此便沒有層樓可上了。假如我們要更上層樓而超越此點的話，那就只有運用佛教的法門了。佛家認爲，此種微妙的禪定之光，仍然沒有超出唯心論，和精微唯物論的範圍，必須以空性將此光化除，始可得到完全的自在。印度教徒不能明白此點，乃至將上帝（大梵天）及其定光視爲兩個各別的東西，而落入了二元論的窠臼，祇不過是在心、物之間，作一最爲高妙的分別而已。佛家則以無我禪定的空性，化解此種二分之法。故說佛道是澈底的解脫之道。

以上六界（包括三種天界在內）仍然不出生死輪迴的範圍。佛家調和心物，以空性加以化解和昇華，故有非心非物之說，但從人類俗世的眼光來看，心與物的事實依然存在，只是，心、物二者，已依佛教的觀點以性空的禪定加調和、昇華、以及淨化了。

七、羅漢界中亦有非物非心的境界。羅漢想要消除他們的自我，而與他們的環境，求得調和。但因他們刻意遣除惡法，而使他們的不一之境有了限域。他們知道人無我，亦略知法無我，但他們畏懼惡法，故而不能透入其中，故而他的調和仍然有限。他們的涅槃之所以被稱爲「有餘涅槃」，就因爲他們沒有將此所餘之物，融入他們的三昧定境之中。不過，他們也不致因了這一部份餘物，而落入輪迴之道了。遺憾的是，他們不願運用此種金剛之力，救度處身惡道之中的衆生，因此，我們稱之爲小乘之人，意爲小根小器之人。

八、菩薩界計有十地（十等進道地位）。他們之所以視萬法皆空，就因爲他們的眼界廣濶。他們爲了救度有情衆生，而勉力透入惡法之中。修行的結果，有的不免偏空，有的則因其力未充，而不

足以透過惡法，故而不取涅槃，不惜一再受生。有不少菩薩，已在人類界中，待了三大劫之久，仍然沒有灰心喪志，而改絃易轍。但他們應該不時回到禪坐之上，以使他的空力更加銳利，更加強大，才能完全透過惡法。唯有如此，他們才能救度身有五種唯物之毒（貪、瞋、癡、慢、疑）的有情衆生。

九、高於四果羅漢的，是小乘的佛陀。然而他們的定力，雖較四果羅漢完全，但卻不願將此定力，用於利益下面三界的衆生。不過，只有大悟的佛，才能使得小乘佛出此定境，菩薩是辦不到的。十、已經澈悟的諸佛，不但有使諸法完全融和於空的三昧定力，同時亦有救度各界一切有情衆生（尤其是陷身下界的有情衆生）的圓滿神通之力。

以上十種法界，乃是唯物、唯心、或者無二作用的一種顯示。無死瑜伽係以大手印或大圓滿這種不二的最高成就爲其建立的基礎。下面，我願將加縷仁波切（Kalu Ripoché）授給我的無死瑜伽原文譯出供獻讀者。

學者須先求得上師灌頂，完成基本的修法。譯文如下：

學者須將自己觀作本尊（the vidam）。本尊須是忿怒尊（the heruka）。忿怒尊必然配合亥母（dakini）。學者首先嘗試分別：忿怒尊和亥母與心是同是異？如其爲異，心生虛妄時，虛妄從何而來？去向何所去？如有所住，住於何處？

身與本尊是一？與口是一？還是與心是一？設使與亥母和心爲一，除了此心之外，還有別心否？設使本尊和亥母完全與心不一，那麼，單是其中之一與心是一？還是兩者皆不與心爲一？

設使兩者皆不與心爲一，那麼，當吾人觀想本尊暨心之時

，此觀在心之內抑在其外？還是在本尊與心之間？

上述觀修，不止是知識的概念推求而已；學者必須體會其中境緻。設使吾人有心，自可觀想本尊；設使無心，誰可觀想本尊？

設使吾人得一決定：人皆有死。設使心有死亡，死亡之方式為何？吾人既然未見未聞心有死亡方式，則可得一決定：心無死亡。

心無死亡，身還死麼？心既將身觀成本尊，而心無死，則身如何會死？設使肉身死亡，則在中陰境中之心，便可觀想身為空性之光的本尊而復起。此種空性之身如何會死？是故，吾人由此得一結論：心無死故，身亦無死。由此得一決定：心、身無二。

又，吾人觀想本尊及其所現種種姿式，所著種種衣飾，看來似乎確有其物，然而此等物事如夢如幻，無有實體可得。吾人或可夢見一屋，有人居住其中——有的遊戲，有的吵架，有的生病，種種不一——但當吾人夢醒之時，便會發現此事純屬子虛。本尊即以此種如夢的方式觀想而成。

若要明白身為無死或觀身無死，吾人須得決定：心即本尊，身即是心，是故，身、心二者悉皆無死。這不僅是概念思惟而已，學者必須以其禪定之力，使得此種偉大秘密事實得予以實現。

又，設使心即是空，則無生、無住、無壞可得。如此則心無死；心既無死，則身無死。此心無生，無死，無住。本尊行、住、坐、臥，種種施為作用，與心無二，互不相離。此心既然無死，則本尊之身自亦無死。

譯文自此告一段落，下面我且將原文做一節要，分爲九個

步驟：

一、觀想本尊與亥母。

二、嘗試抉擇：本尊身心是同是異？

三、嘗試求一決定：本尊之心在內、在外、抑在中間？

四、嘗試求一決定：此心有死？無死？

五、嘗試求一決定：本尊之身有死？無死？

六、令心保持於空性之光中，本尊即由此出現。這個本尊之身

，既然來自空性之光，如何會死？

七、觀想此一本尊之身，其性如夢，無二無別。思惟此夢幻之

身無生無死。

八、得一決定：本尊身、心無二無別。

九、得一決定：心無生死，故本尊身亦無生死。

下面是修習此種無死瑜伽的一些修正和補充意見，完全出於我本身修習此法的實際經驗。修習無死瑜伽時，不應想到死亡。原文中述及：肉身死亡，則本尊之身便在空中生起。我認爲這是一種誤解，因爲，所有一切未脫輪迴的有情衆生，莫不皆有此種經驗。這祇是一種轉生之說而已，應於修習無死瑜伽時除去。我們決不可有肉身死亡這種想法，而要強調的卻是：身即是心，心即是身。因此，心既不死，身則不亡。

補充的觀法當與時間相關。

死亡與時間具有一種相當的關係。我們必須使時間連續不斷，不分過去，現在，未來。身與心既然不二，過去與未來，亦不能有二。今日既是昨日的明日，也是明日的昨日。過去、現在、未來這三個三時全是一個，過去無死，未來無生。我們不可說：日出是生，日落是死——事實上並無二致。太陽的本身並未改變，祇是，人類總是以日出爲一天的開始而以日落爲一天的結束而已。實際上，我們不應該說過去已死。有時候，我感到我自己跟古聖先賢一般地快樂

，因爲，我既不認爲他們已死，亦不以爲那個時代已死，更不以爲我們是他們的後代，未來無生。我在印度加林邦的茅棚中過了二十五年的歲月，但感到好像才只幾分鐘的時間而已。這個三時總是一體。假如我的禪定可以使我安住於這個三時一體上面，此身如何會死？此心無死，時間無死，昨日亦無死。明日無生。未來無生，過去無死。現在不能獨存。有誰能說哪一剎那是現在？它與過去和未來相續不斷，剎那不分。同樣的，過去與未來亦不可分離。有誰能說何者是生？何者是死？何者是住？所有這些，祇不過是人類的虛妄分別而已。

此外尚有一些補充修法，都是我曾實際應用過的。

有時我如此觀想：我身廣大如法身，而此法身之觀出於我心。如此，則此身如何會死？設使法身會死，如此廣大的屍體埋於何處？有時我觀我的本尊之身細如一粒微塵或微如一截毫毛。假如這麼細小的身體會死，它又如何死法？

又，當我用心觀出佛的法身時，則他的法身便與我的心靈無二無別了。我的肉身既然處於法身的當中且被觀成盞智燈之心，則我的肉身與我觀成的心亦無二無別了。因此，身心雖有內外兩重，但無論哪一重悉皆無死。學者只要依照經文和我的補充修法認真修習，必然可以證得無死瑜伽的境界。（待續）

~~~~~

## 香港金剛乘學會特別會議

時間：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七日晚七時卅分

地點：京華酒樓

主席：郭文添

紀錄：柯萬成

列席：劉銳之上師、王麗東、呂榮光、談延祚、陳建強、陳寶芳、李福衡、馮灼炎、黃協昌、黃銘錫、司徒卓才、羅啓安。

上師：臺中學會工程現正趕工裝修，快可完竣。頃奉 寧波車於法國巴黎長途電話開示，九月後始有空來主持開光典禮。今次回港很高興文添精神康復，各同學精進。今次回港只是短絃，廿七日便返臺。要待九月後始再返港。錫永、榮光事務冗忙，茲擬補入陳建強爲副會長，減輕文添負擔。建強住得近、常到、對會務又了解，他該是最適當人選。你們可有意見？

文添：贊成。建強此後要多負責任。

（其他與會師兄弟無異議通過）

上師：現在大藏經在臺中安奉。湯嘉九幅將嵌在新學會牆壁上，以保莊嚴。先前，曾外借給臺灣博物館攝製幻燈片，效果甚佳。現已帶返，可以借來放映。

協昌留意：今後幾局面面好壞不可知，爲了慎重不讓法寶流失，計劃陸續把法寶帶往臺灣，以策安全。包括藏文經典、多瑪、佛像及佛堂無損者。到局面確有問題時，蓮師兩旁之湯嘉捲好，安全送至臺灣。以後你一家的世間法、出世間法由我全部負責，可以放心。

錫永：現在局勢不明朗。黎日光移民澳洲、我亦擬赴美。師父可否授權黎日光在澳洲、我在美國籌設金剛乘學會分會以便弘揚。

上師：多年前，早有人向我提議在各地設立金剛乘學會分會，爲了審慎考慮未曾答應，但你與日光兩人相處日久當可相信，可設法籌備。

八時卅分散會

# 供養 敦珠寧波車壽辰賀儀芳名

香港方面（港幣）

呂榮光二〇〇元 郭文添 羅啓安 王棟儀各  
 五〇〇元 岑淑貞 蘇麗嫦 司徒卓才 周淨琛  
 各三〇〇元 陳建強 羅美玲各二五〇元 余冠  
 華合家二〇〇元 黃毅英 郭秉翔 李素雲各一  
 五〇元 余迺永 柯萬成 何心慧 黃銘錫 麥  
 渭霖 葉鳳 屈寶馨 鄧薇湄 朱雨田 楊區嫻  
 懿 羅啓善 毛金墀 周鎮邦 李秀容 王棟玲  
 林鉅 許清 陳毓煦 王韻珍各一〇〇元 王秀  
 彭合家一〇〇元 黃協昌 馮麗萍 唐印毫 江  
 印超 謝李巧珍 盧印赴 區志英 李漢權 李  
 印進 曾愛媛 阮捷榮 李樹榮 江少澄 鄧美  
 蓮 關鎮誠 伊絲廸 黃同孫 黃維棧各五〇元  
 余烈強合家五〇元 李馮麗芳三〇元 李百良  
 曾元春各二〇元

台灣方面（台幣）

劉銳之 陳寶芳各五〇〇元 林崇安 何榮輝  
 鍾文煌各三〇〇元 謝崇斌 林進財 蕭慶秋  
 王昌齡各二〇〇元 陳貴枝 一五〇元 林坤  
 旺 洪名輝 鍾棟湘 玉麗娟 陳錦德 林銘銘  
 蔡作豪 彭吉勝 周志虎 陳秀月 許延壽 蔡  
 喜麟 駱玉秀 張世昌 蔡河源 魏鈴木各一〇

〇〇元 王仁祿 路梅英 王重舒 鄒慶宗 張  
 丁 陳光炳 黃榮滿各七〇〇元 林天增 莊金  
 沛 陳淑娟 莊樂禪 彭晃晉 胡勵真 陳勝義  
 陳立言 唐金源 黃敏源 陳祈焯 蔡義男 張  
 山田 顏輝濱 張榮彰 林茂雄 王振沅  
 賴申海 陳秀芬 楊育芳 何雪霞 林哲用  
 黃震龍 蔡影輝 李月華 廖金旺 高錦 謝順  
 良 許芳蘭 藩石養 鄒錚軍 程漢雄 王俊雄  
 林振亨 陳建夫 陳光華 陳國政 陳正輝 黃  
 秉坤 單豪 趙健陞 陳樹棕 蔡建華 韓希聖  
 吳少清 林啓明 陳春民 鄭長林 方明銀 陳  
 林和妹 高秀穗 陳春長 鄧淑文 劉秀萍 黃  
 翠娥 楊寶祥 陳立台 劉祐精 許洪阿隨 簡  
 文添 廖中山 朱樹鶴 蘇清奎 王碧娥 嚴俊  
 麟 林鳳美 林子卿各五〇〇元 李銘國 賴麗  
 峯 陳國經各三〇〇元 郭安男 周國棟 李正  
 一 蔡作瑜 王永華各二〇〇元 李珮珊 李珮  
 青 方傳松 陳松齡 張國權 周大麟 周晏純  
 周于焜 周必興 周張阿款 呂明華 林文生  
 楊君暉 周玲華 趙品尊 趙品森 趙崇溪 黃  
 志呈 謝陸耀 尤佰忠 葉勤書 張廖貴斌 葉  
 娟美 王永欽 石麗蘭 黃榮頌 黃榮賢 陳碧  
 龍各一〇〇元 林立人 鄭木森 羅春來 林樹

# 菩提正道菩薩戒論提要（下）

## 劉銳之金剛上師開示

弟子黃文淵紀錄

現在再講二種戒，這也是戒律的常識。本來戒有四科：戒法、戒體、戒行、戒相等，內容很多，是講不完的，這些都不談，這也是最簡單的講法。你們應該懂得這二種戒的名稱：一種是性戒，一種是遮戒，其他的不說。

性戒者，如殺、盜、淫、妄言、綺語、重舌、惡口，這七種罪是性戒，因為其自性就是戒，而不待佛制，若持之，即得福，犯之即受罪。遮戒者，如飲酒，則能犯諸戒。釋迦佛在以前，並未制訂此戒。有一天，一個比丘飲酒醉臥路上。有將此事告訴釋迦佛說，你們這些比丘都有降龍伏虎的大本領，但在飲醉酒之後，不要說龍虎，即就蛇貓也都沒有辦法降伏。於是釋迦佛規定：是故，比丘不得飲酒！這是佛特別加以遮止，而不使不飲，故說飲酒是遮戒。

現在講違犯與不違犯，這是依虛空藏經之所說者。第一條：「於三寶財物不與而取。」對於三寶財物不與而取，這是他勝罪，沒有話可講，罪很重的。凡是三寶佛法僧的東西，不能將之拿走，或騙走。所謂佛的東西，並不是指釋迦佛的東西，而是在佛堂上，供養佛的東西。佛堂也稱常住，常住的東西，戒論中亦有稱為窣堵波（窣堵物）。若在常住拿了一塊錢，將來要用俱抵倍賠還的，除外，尚要將自己的健康、兒女等，一併賠進去！所以在佛堂中，祇要供上去的東西，任何東西千萬不要動心；即使有人要將之送給你，也要看看他，有沒有權給你，如果給你東西的，他沒有給你的權，二個人都犯罪！所以不能說，是那個師兄給的，這正如偷盜和接贓的罪是

一樣的。這是虛空藏經所說的他勝罪，由此以下，共有一十四條。

第二條：「於正法毀謗背捨。」本來準備依照戒論頌文講授，但金剛乘戒本中之參攷經律，前經悉心將虛空藏經加以整理後編入，較為清楚，現依戒本講授。所有釋迦佛所傳的大乘佛法，都是正法。若予以毀謗，或者背捨，背者，是不依照佛法規定去做。捨者，就是不做。就是犯戒，也就是他勝罪。

第三條：「傷害出家比丘。」和尙是續佛心燈，紹隆佛種的，他是三寶，若是傷害他，犯他勝罪。

第四條：「作五種無間罪業。」五無間罪前經談及，為殺母，弑父，害阿羅漢，破和合僧，及以惡心出佛身血等。殺母，弑父，犯無間罪至為顯然。對阿羅漢，祇要害他一點點，使其不舒服，犯無間罪。至於僧眾，予以挑撥離間，加以破壞，使他們不能和樂共住等，便是無間罪，無間罪也是他勝罪。惡心出佛身血，當然是無間罪的他勝罪。

第五條：「起邪見堅固執持。」所謂邪見，即對於佛法正見，不依照行持，而起邪見。堅固執持，則要永遠做下去。比如撥無因果<sup>①</sup>或對世法不應留戀，但是還要執着，這就是他勝罪。

第六條：「於住處加以毀壞。」舉凡城鄉住處，均不應毀壞，但有一種人，見他人之安居樂業，心生憎恨，故意縱火，毀壞他人住處，使之成爲廢墟，似此行爲，即犯他勝罪。

第七條：「爲非器說甚深義。」這是一般人很容易冒犯的。在

金剛乘十四根本墮<sup>②</sup>中，亦有，不能隨便對人說深法之誠。

第八條：「令於他退失大乘。」即是說，因受自己有關言說、行動之影響，使大乘行人，退失對大乘佛法之信心，這是他勝罪。

第九條：「令棄捨別解脫戒。」就是，叫他人不遵守別解脫戒，不管是其中的那一種戒，他若聽你言說，便真的不守，你便是犯他勝罪。

第十條：「毀謗聲聞乘法。」聲聞乘，或稱小乘，現在，很多人稱之為原始乘。實在說，很多大乘行人，其修持之精進，遠不如小乘行人。所以，很多外國人，都去泰國、斯里蘭卡學小乘。比如在泰國，寺廟中有些和尚，在樹蔭下靜坐，坐得蠻好。若有些大乘行人，對於世法看得很重要，不注重真實修持。似此，我覺得還是小乘的精進，不管怎樣，他那種腳踏實地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同時，他們一定守戒。另外有句話，有說大乘非佛說，而從未聽說過有小乘非佛說的話。須知所有小乘經典，都是釋迦佛說的，如阿含經。所以，我們更不應該毀謗小乘佛法。

第十一條：「自讚及譏毀他。」常有人在問，這個人怎樣？那個人怎樣？這等於逼人去犯戒，那祇得說，我不懂。因為修行人，不應說人我是非，不管怎樣，更不能讚美自己，毀謗他人，這是犯他勝戒。

第十二條：「妄說得上人法。」現在，很多人都犯此戒，妄說得上人法。釋迦牟尼佛說，我自己還沒有證到那種境界，便說，已經證到了；自己還未證得輕安，便說自己輕安了；自己尚未修大手印、大圓滿，便說已經修證大手印、大圓滿了。光是這樣說，犯他勝戒，這是大妄語，其罪至重。若是為了名利恭敬而說，那就更糟。所謂上人法，就是最高的佛法。

第十三條：「攫取三寶財物。」前第一條所說，為對三寶財物不與而取。現在說攫取，等於搶奪，用強力來搶奪三寶財物，那更

當然是他勝罪。

第十四條：「建立諸惡法等。」就是說，他自己另有自己的一套，自成規則的一套。所謂惡法者，是違背正法的。若有出此，便是他勝罪。以上是，虛空藏經十四條他勝罪。

虛空藏經另有一種好處，就是前面所說諸罪等，可以在夢中懺悔淨盡，如說：

「……如是皆名根本罪，悉是大那落迦<sup>③</sup>因。

爾時向虛空藏前，夢中悔除捨諸罪<sup>④</sup>。」

菩薩戒亦稱三聚戒，即攝律儀戒，攝善法戒，及饒益有情戒等。所謂攝律儀戒，乃是指菩薩戒，係包涵七眾別解脫戒，前已論及的，在家戒二種，出家戒五種，均攝集在「攝律儀戒」中，涵蓋無餘；攝善法戒者，即前說的自性戒、一切戒、難行戒、一切門戒、善士戒、一切種戒、遂士戒、二世樂戒、以及清淨戒等九種戒，均攝集在「攝善法戒」中；「饒益有情戒」，所有一切都是為了有情。這是很特別的戒，所以在違犯戒中特別提出來。有情，鳩摩羅什三藏譯為「衆生」；玄奘法師譯為「有情」。饒益有情，乃特別對於有情，多多給與好處。對於有情，大修行人應有那種——如果衆生問我要頭，我給頭。問我要眼，我給眼之態度，才是饒益有情戒之最高境界；當然，此非一蹴可至，但是不要將之忘失了。其中有一點，須要知道的，就是開、遮與違犯。前面所說的性罪，是其行為本身就有罪。在戒律中，最重要的有七種罪，如殺、盜、淫、妄語、重舌、惡口、綺語等，不管怎樣，犯了便有罪。你們在皈依時，須領受十善戒。在十善戒中，有關貪、瞋、癡，各人心中冷暖自知，一動心便有罪；除外就是剛說的七種戒，不能犯。若是為了饒益有情，即使犯了，也不算罪，這稱之為無違犯。我重複一次，這七種戒若犯了便有罪，但為了饒益有情故，無違犯。再念誦一次，「具足悲心與慈心，及善心者無違犯<sup>⑤</sup>」，這是為了饒益有情的緣故

看戒論：「所開性罪，謂有七種。」所謂開，在有開戒條中有開，有遮。開即開許，是許可這樣做的，做了無罪，甚且有功德；遮即遮止，不能做，做了有罪。如說：「所開性罪……一開殺生⑥。」即是說，這個性戒可以開許殺生，菩薩戒在饒益有情的情形下，准許殺生，為開。這要留心，不要隨便殺，下地獄是各人自己的件大事。我將宗喀巴大師的論說介各位，如果不能體會，而致隨便殺生，那就有失講授之旨意。茲將所開性罪七種，分述於下：

一、開殺生。「初所見境。謂如菩薩，見劫盜者，為貪財故，欲殺多生。或復欲害大德聲聞獨覺菩薩，造無間業。次起意樂。謂如菩薩，既見是心，發心思惟。我寧斷彼惡眾生命，墮那落迦。終不令其無間業成，墮那落迦，當受大苦。如是菩薩起憐心，以自所受代他受苦。於殺他時，或以善心，或無記心，純是清淨無染污心。」此之開許殺生，乃是曾受菩薩戒之菩薩，置身於劫盜為劫財，而欲殺害許多眾生之現境中。且復見在將被殺害的多生中，有大德、聲聞、獨覺與菩薩等對佛法有研究，或修持者。劫盜若將此許多眾生予以殺害，則犯無間罪，死後定墮無間地獄，受大痛苦。在事情發生後，此菩薩即了知事態後果之嚴重性，而自覺的想到，我是菩薩。為救此劫盜，不使他將來墮於無間地獄中，乃悲心大發，願以自己墮地獄，代劫盜受苦之精神，自行開許殺生。在劫盜未殺許多眾生之前，先將劫盜殺死，不讓他造成無間業的滔天大罪。此發心菩薩之殺劫盜也，即所以救此劫盜，不讓他造成無間業而墮於地獄中。犯戒之構成有境支，意樂支，加行支，究竟支等四個支分，即四個條件，四件具足，便是犯戒。開許殺生者，定是歷經多劫成就者，於正受菩薩戒後，發起殊勝菩提心，愛他有情勝於自己，且尤須能護持淨戒，乃能善權方便。且捨殺生之外，別無他法能救彼惡徒眾，乃得開許。至如初學菩薩戒，或是不能護持淨戒者，雖發

相似悲愍之心，亦決不應開許，開許本在防止造惡業。

二、開偷盜。開偷盜有三種。第一種所見的情形，為有大權勢的宰官，十分暴惡，對於眾生，毫無慈愍心，專行逼榨，若不設法罷削其權位，其將來在許多生中，將毫無幸福之可言。菩薩見此，大發慈愍，為宰官將來利樂著想故，隨力之所能，以罷削其威權，以免肆意作惡；第二種情形，見劫盜搶奪僧伽三寶財物，以為己所受用。菩薩為免使其受永世災害苦厄之報應，乃勸其甚或強行逼奪，還復僧伽。第三為社會上有名望者，私自取用僧伽財物，偽稱為己有。菩薩見之，發心後，隨己力之所及，促其將財物返還僧伽三寶處。以上三種情形，旨在防範有情造業，下墮地獄。惟現代社會較之往昔，不論在行政、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均有差異處，所以在做法上，必須注意適應有情之心理。有關戒論之舉例，均多為原則上的說明。

三、開欲邪行。就是開邪淫。佛法所談的，是以男性為對象，未及女性。說有等婦女，其本身並無婚姻關係之約束，而向菩薩要求非梵行，若不隨順，或有導致性命攸關之情形。所以戒論中，有開許之說。此說，一般就在家而言。至若苾芻，假如見殊勝義在前，亦得捨棄所受學處。於生起意樂，勿令恚惱外，尤應使之種植善根，捨棄不善業行，住慈愍心，行非梵行。至如娼妓、舞伶，亦予開許隨順，煩惱實多。所以菩薩於盡心之餘，尤要留心。於修梵行者，為成就義利，於婦女應作母姊之想，遠離邪行。

四、開妄語。如見有情有命難之憂，欲為救護，即說妄語，使脫命難，說也無罪，此與前說情形不同。說妄語，對於他人無損害的，都不犯戒，否則，就犯戒。比如，我要回家睡覺，但不想說得很明白，祇好說，有朋友約好來訪。這是妄語，但與人無害，沒有關係。如若說妄語，對他人有好處，那就更要說。如前面的例子，說妄語，可以救護命難，說了不但不犯戒，且更可增上功德。

五、開離間語。離間語，即是挑撥離間的話。比如見他人交了壞朋友，說離間語，可使其予以疏遠。但是這個朋友，是否真的壞呢？那就要留心。若先已瞭解，他這個朋友是不好的。這說離間語，於菩薩戒無違犯，且復多生功德。

六、開粗惡語。粗惡語就是罵人的，如菩薩見有情，所做事情都不合理。菩薩心中隨起意樂，以粗惡語予以責罵，使其離開不善事情，如此，則反生功德。此所謂不合理者，即是行十不善事；或者知道大乘佛法而行小乘；又或知道小乘佛法，而行外道。雖知其理，而於其所知，懈怠不敬。

七、開綺語。對於綺語，常見有人分辨不清，有說是雜穢語，有說是無義無利之語。雜穢語易知，若說無義無利，則是當要講經，或要做佛事時，有人尚在囉哩囉唆的，纏擾不休，便說，這就是魔鬼。像這種話，可說是綺語；又有等有情，偏喜愛娼妓吟詠，或黃色灰色音樂，甚或是食喝嫖賭等街頭巷尾無義之談。菩薩於此等有情起憐愍心，乃以善巧引導，亦作綺語相和應，令其自在隨轉，出離不善之談處，發心振作向上。爲此開許綺語，無所違犯，且增多功德。

上說的他勝罪與違犯罪（違犯罪是彌勒菩薩說的，虛空藏菩薩及學集論卻未見提及），都是一切戒的內容。再前面，曾談到菩薩戒有九種，九種中已講過了自性戒與一切戒二種。自性戒就是戒的總相。一切戒者，爲戒之體相等廣爲分別。現在講，九種中其餘的七種。

「難行戒」。什麼是難行戒呢？比如有許多菩薩，在發了財，或者做了大官後，佛堂也少去，也懶得修行了。難行戒約有三種，第一種就是諸菩薩擁有大財富，享受應有盡有。在此情形下，因受持菩薩淨戒，而樂意捨棄財富與享受等，爲難行戒。第二種，縱或遭遇急難，有死亡之虞，然於所應守持之戒律，亦守持無缺。第三

種，於受淨戒後，偏於一切行住時中，作意恆常安住於正知正念中，於其所受戒，即使輕戒，亦圓滿無失。如果各位決心精進，那就進一步的守持難行戒，以增上功德。其實，難行戒並不盡此，各人各有其特別的困難處，能予克服，亦莫不是難行戒。

「一切門戒」。一切門戒有四種：(一)正受戒，即正加行：爲前說的難行戒，和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等。(二)本性戒：諸菩薩無待思考，本於正願正行便能覺知，自己本來就具有六波羅密相。我們可以自行檢查一下，是否能夠，很自然的遵守六波羅密。所謂本性戒，就是說，我的性格本來就是如此的。(三)串習戒⑦：串習戒之串習，即是在過去生中曾經守持菩薩戒，到現在，好像已經成爲一種習慣，對於一切惡法，深生厭離，善法則心生喜樂。(四)方便相應戒：有些人，在面臨困難的時候，總希望有人相助。諸菩薩乃以四攝之方便，與有情相應，使有情三業⑧趨善。以此四戒，能因之趣入一切戒門，故稱爲一切門戒。所謂四攝，一布施，主要是財攝。二愛語，即言談使人感到喜樂之間，施以教授。三利行，以樂於助人之態度，與有情相處，勸令修行。四同事，以相當的身份，與有情接近，相處一起。有等人常用這些方法，去做損人利己的事，而菩薩卻用以救度有情，於攝受有情後，教之修持佛法，求取永恆之福德智慧。

「善士戒」。此戒有五種，(一)自具尸羅。尸羅梵音，即是戒律。自具尸羅者，爲念念相續的，在策勵自己，我是受過菩薩戒的，對於所受戒，敬謹不渝。(二)於一般常人勸他受戒。一般常人多不知道，受菩薩戒可以遠離三災八難⑨，爲菩薩的，常予開導，促其皈依受戒。(三)對於憎嫌戒律者，常時讚美戒律功德，以止息他的嫌厭心。(四)見與我同時受戒者，能遵守戒律，深感喜樂，不染嫉忌心。(五)發現自己犯戒時，即行如法之規定，懺悔還淨。上述各點能夠遵守，定能成就圓滿之善士業，故稱善士戒。所謂善士，是可以作他

人榜樣者。

「一切種戒」。種者，種性，性格。此戒有六種、七種共十三種。六種者：(一)廣博戒。廣博是多的意義，所以說，住持圓滿，廣攝一切所學處。凡菩薩所學的東西，就是菩薩學處。菩薩應學戒定慧，戒定慧就是菩薩學處。因廣攝一切所學處，則六度萬行統攝在內，所以得果圓滿，迴向大菩提。(二)無罪戒。為遠離欲行之邊及染汙意樂處，在受戒後，心裡根本就沒犯戒種子。(三)隨順歡喜處。前說，不好處所不去，不好事情不做。此則對於有義利的處所或事情，乃取歡喜隨順的態度，盡力幫助。至無意義的苦行，則不修持。

(四)此條原缺，其內容應為第五點末句之所說：「不捨所學，具如恆常戒中所說，非此戒義。」即是說，不捨所學，應如平常性戒條之所說，持續下去。(五)堅固戒。有些，當臨名利恭敬時，菩提心便很容易的降低了。而此則不然，對菩薩戒之守持很堅固，祇要損及菩提心的，不管多大的名利供養，一概不要。更不會因為多加錢，或是多加勸說，便失去菩提心。所謂由能安住悉斷所斷，本隨煩惱不能伏奪。(六)尸羅莊嚴具相應戒。尸羅是律儀。以律儀莊嚴，沙門有十七種，在家菩薩也應該有，依頌所說：

「正信而無諂 少病精進慧 具少欲喜足 易養及易滿

杜多德端嚴 知量善士法 具聰慧者相 忍柔和賢善」

(一)正信。信最高的道理，所謂第一義諦，就是真理。(二)無諂。不要阿諛奉承。(三)少病。不要整天說病。不是有病不能說，而是不要將之掛在嘴邊，明眼人一見就知道，煩惱太大，業障太重。尤要注意消除業障，使能少病。(四)精進。(五)慧。智慧。就此二點，很多都不易做到。(六)具少欲。修行人都應少欲，生活，能簡單就儘量簡單，不要這也喜歡，那也要。(七)喜足。一般說知足，此說喜足，對現有的已感喜悅。(八)易養。養生容易，即是生活簡單。(九)易滿。容易滿足。(十)杜多德。梵音，

杜多有譯作抖擻或頭陀，德者行也。即修苦行。迦葉為頭陀行第一。(十一)端嚴。其反面是輕佻，即不輕佻。(十二)知量。量者份量。在生活上不論衣食住行，不要過量，即在學識、修養、身份等，也要注意份量。(十三)善士法。即遵守善士法。(十四)具聰慧者相。即平日須注意修習，與人接觸時，予人以聰慧之感受。(十五)忍。(十六)柔和。與人相處，須要忍辱、隨和。(十七)賢善。為品德良好之表現。以上十七項為尸羅莊嚴。與前述共六種，為菩薩戒之道德。

除上述六種外，尚有七種，是依其本性及其結果作分別，所作之敘述。(一)止息戒。一切不應做的，如殺盜淫妄等，均應止息不做。(二)轉作戒。菩薩於所學處，如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等，要如法轉作。(三)防護戒。防護戒在防護止息戒與轉作戒，使無違犯。(四)大士相異熟戒。菩薩由登地到十地，共十地，各各有其修持所生起之妙相。(五)增上心異熟戒。增上心即定心，菩薩在此生能得勝定，到今生，將會增上其菩薩位。(六)可愛趣異熟戒。修行者知道自己不能成佛，乃將自己修成人天福報，既可在天，也可做人。西藏密宗行者，當他知道，自己此生不能成佛時，便將自己修成爲下一生的活佛(轉世者)。(七)利有情異熟戒。修法雖已成就，但為利益有情，化身再生娑婆，所謂倒駕慈航。如觀世音菩薩化身下生為賣魚婦，以利有情。這是四攝中的同事，令人覺得親切。

「遂求戒」。因為如果我對於修持做得比較好，我發心所求的，能使你滿願；因此，你之所求亦能達到目的。有些事則是我們不願意遇見的，如現行斷命，不與而取，穢欲邪行，虛妄，離間，粗惡語，綺語，為人責打等事，即不遂求，即使有人請求，也不能遂行。與此相反的，便是希望遇見的，均能所求滿願，如長壽，富有，妻室善淑，離諸欺誑，親族和愛，善言相勉，義利互策，諸可愛觸等，所求順遂。如果守戒，這些均可因諸佛菩薩之護持而滿願。

其義有若十善戒，犯了便是十不善，不犯便是十善。

「二世樂戒」。此世樂，他世樂爲二世樂。如此世吃喝玩樂，甚至犯法，此世固或快樂，他世或就因果之故而不得樂了；至若嚴重犯法，雖或逞一時之快，案發時，也不得快樂。若此生便能持戒修法，則此世快樂，他世更能快樂，爲二世樂。此戒有四種和五種之別，共有九種。先說四種戒：(一)見諸有情在造作苦因，或劫或殺時，應予勸止。(二)見諸有情，毫不顧及下生福樂時，應勉勵他行善或修法，以造樂因。(三)有等有情於勸勉後，能予接受者，應促其皈依受戒，並予攝受。(四)有等有情於勸勉，則反其道而行，所謂於開遮處作顛倒行者，應予相續勸勉。如此可使菩薩常在淨行中。再說五種戒：所謂五種戒，即六波羅蜜中除去持戒，因爲菩薩已在持戒中行事，自然無須重複；此有如金剛乘之女瑜伽行者，其本身已具有甚多智慧，在莊嚴佛法上，祇須五波羅蜜，便已具足，其意義是相同的。此之五戒爲布施、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

「清淨戒」。清淨戒依學集論之說，遠離一切不善處，即爲圓滿；但在此，依彌勒菩薩之說，仍以學集論作註釋。此戒有十種：(一)初善受戒。「謂諸菩薩，唯爲修道沙門之果，及爲究竟三菩提果而受淨戒。非爲避脫王等逼迫，非爲活命而受尸羅。」沙門者，即出家者之統稱。三菩提者，依梵晉之譯名，即心經中「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略稱，義爲無上正等正覺，亦佛法之最高境界。初受戒即以此爲目的，別無其他心意，自屬初善受戒，爲修法者之所珍惜。在歷史上征伐頻仍，打仗都是徵兵的，要你當兵不能不去，這是皇帝之旨意。但自有和尚之後，當了和尚便無須當兵。和尚在受戒時，在頭頂上，很莊重的點上幾根肉香，圓香後，頭皮上便顯出一顆顆的戒徽。在中原這成了和尚一種特別的傳統，此制沿行至今已成莊嚴佛法之標識。當時有的爲逃避兵役，便在不情願出家中受了戒，此爲避脫王等逼迫之說。亦有因生活艱難而入佛門的，如

明太祖朱元璋，初爲乞丐，在走投無路時當了和尚。這些，便非初善受戒。(二)諸菩薩於諸學處有違犯時生大悔愧。然有等不易做到，祇「作微薄悔愧，即是太沉」。甚至「性無羞耻，惡作羸劣，爲性慢緩，於諸學處所作緩慢，名爲太極沉下」。(三)所謂「太沉」，以至「太極沉下」，即是不如法，不是清淨戒。(四)諸菩薩於佛非制非可悔處，應遠離悔愧。謂於非處生悔愧，即是不須要懺悔並生起慚愧的，也生愧悔爲太舉。(五)離懈怠戒。菩薩應晝夜無間斷的勤修善法，不要貪着睡眠。(六)離放逸所攝受戒。爲諸菩薩者，應修習五支不放逸。一般說，不論現在、過去、與未來，對於持戒都不要鬆弛。(七)正願戒。「諸菩薩，遠離利養恭敬貪故，不願生天，而自要期修梵行故」。(八)梵行對於般若乘與原始乘，其表現在於出家。文中將遠離利養恭敬，不願生天，與修梵行等視之謂貪，是貪求修持佛法之大功德。其意義與十善戒中貪戒之意義，迥然不同。前說生天。現在說個故事：釋迦佛的弟弟阿難，雖然出家，心裡卻不情願，常私自回家看妻子。佛陀常須應供，由弟子們作陪，外出時，佛堂例須有人留值。一次，國王請客，大家都不願留值。阿難平日既懶惰，更不願吃虧，此時卻自告奮勇，願意留值佛堂。佛陀知道他心意，乃特意於外出應供時繞道而行，果然遇上阿難。阿難爲回家繞道迴避，偏又遇見佛陀。之後，阿難雖然不敢回家，卻想念着嬌妻。爲教誨故，佛陀囑神通第一的目連領他到天上觀光，見每個天子都有幾個天女伺候，且應有盡有，阿難羨慕異常，返回後，即向佛陀請求生天之法。真是扶得東來西又倒，佛陀沒有辦法，又叫目連陪着去遊地獄。獄中刑具甚多，卻不見有衆生受刑。阿難祇記得妻子受刑。阿難問爲甚麼？司刑者告以在等阿難來。再問爲甚麼時，說阿難在請修生天法，天上福報享受完畢後，將墮落到此處來，所以在等他。各處問時，都均同此說法，阿難才感到害怕。所以發願

生天，雖然一時快樂，卻後患無窮，是邪願。(七)軌則具足所攝受戒。為諸菩薩在行住坐臥四威儀之表現，不論穿法衣，作事，修持，念經等，都要依照規定行事，否則便是軌則虧損。(八)淨命具足所攝受戒。為諸菩薩須「離矯詐等五種邪命所有過失。所謂命即是生活，邪命為不正當的生活。原在印度，比丘祇惟如法乞食為活。在大智度論中有四邪命之說：以種植田園，和合湯藥為生活，稱下口食。依仰觀天象為活，稱仰口食。以通使四方，巧言應酬生活，為方口食。以算命卜卦為生活，為維口食。此為四邪命，與矯詐合稱矯詐五邪命。矯詐者，即欺詐。離五邪命，便是淨命。(九)又諸菩薩應遠離貪著受用，及修苦行，為離二邊戒。即菩薩既不要貪圖享受，也不要自苦，離樂與苦之二邊處。要知道，守八關齋戒<sup>⑬</sup>時，即坐高廣大牀，也都犯戒，但也不要睡在荆棘或灰土中。(十)永出離戒。此出離者，即出離外道見。如以生天即為究竟，不相信因果之說等。外道之在六道輪迴，由於其見不清淨，所以要永遠遠離。(十一)於先所受無損失戒<sup>⑭</sup>。謂諸菩薩「於先受學佛所制處無缺減故，於諸根本無破壞故。」是以「於一切時有慚愧心。」是說，菩薩在正知正見上應了知，戒是圓滿無缺，無破壞的，祇要堅守戒律，一定成就。所以要在行住坐臥之一切時中，生起慚愧心，以維清淨戒。

現在菩薩戒提要業已講完，最後，有幾點須要重提一下。菩薩戒有三聚，為攝律儀戒，攝善法戒，及饒益有情戒等。要瞭解菩薩戒，先要了知七衆戒，菩薩戒與七衆戒之關係是很密切的。自性罪，他勝罪和違犯罪等，在菩薩戒中是很重要的。除外，對於菩薩的功德，看戒論第十頁（密乘版，他版有以折半算者），其殊勝利益，看十一頁之後，菩提正道菩薩戒論一書，希望能從頭到尾，都看一遍，且要完全看懂。提要之講授，多有不及聞受者，故囑咐整理發表。稿成之後，復經審閱，少有刪補之處。唯須詳細瞭解，仍須細閱原譯本。

附記：本刊第十八期二一頁，「菩薩戒聽講記」一文可注意參閱第十九頁，「四皈依」一文，除本題內容外，本會於皈依時隨傳十善戒，其要旨在本提要之性戒中曾予概述。

註釋

- ①十種外道見之一。②此為金剛乘根本戒，為習密之所必須遵守。墮者，即是犯此等戒不論如何，必墮地獄，是以，須在初級灌頂後如法遵守。蓋佛法有關戒律，在聞受後必當遵守，否則，便是違犯；是故除菩薩戒情形特殊外，尤其比丘戒更不公開；至金剛乘對此尤為重視，其來有自。尤須一提者，凡在領受戒律之前後，必須恭聆上師或教授開示，及自行研習，一一明白乃能如法守持不渝，以獲圓滿之果。③那洛迦，梵文音譯，地獄也。④戒論一〇六頁。⑤見上文十九註。⑥戒論一六三頁。⑦串古通慣字。⑧即身語意。⑨詳見心經密義闡述五一頁。⑩見前註八六頁。⑪戒論二二五頁。⑫梵行，即禁止男女性關係之行為，為梵天之行爲。⑬八關齋戒或稱八齋戒、八戒，為七衆戒中，在家戒品之最高者，通於出家戒，持戒時間以一晝夜爲限。俾使在家衆，於六齋日、長齋月中，有學習出家行以種福因之機會。其特別之點，為持戒時即夫妻亦不同居，且不得有淫念。此為梵網經菩薩戒之所攝。⑭清淨戒廣說十一種，略說爲十種，以第四、五、二種合攝爲一故，見戒論二二七頁。

上接 38 頁

- |          |          |          |
|----------|----------|----------|
| 簡毓彥各四〇〇元 | 王明吉      | 楊東賢各三〇〇元 |
| 羅春來      | 劉祐精各二五〇元 | 林斯文二一〇元  |
| 王靜江      | 管武志      | 管淑瑩      |
| 詹漢卿      | 王世良      |          |
| 許錦華      | 蕭輔安各二〇〇元 | 方傳松一五〇元  |
| 林立人      | 李國棟      | 尤福祥      |
| 謝遠文      | 林樹發      | 曾        |
| 清海       | 張文聰      | 林明忠      |
| 鄭木森      | 王碧       |          |
| 娥各一〇〇元   | 朱金星      | 林崇智各五〇元  |
| 謝秋       |          |          |
| 玉六〇〇元    |          |          |

# 大塔的傳奇（續）

蓮花生大士 口授 雅增薩迦生波取藏

移喜磋嘉 記錄 貢瓚天莘 譯英

哈真昂母 取藏 吉祥 譯漢

## 本文

### 奇矣哉！

敬禮三種佛身諸上師

敬禮不可思議法身無量光佛

敬禮如幻報身大悲（觀世音）菩薩

敬禮慈悲化身蓮花生上師

### 第一節 大塔的建立與開光

這是法身，亦即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心所住的扎龍卡疏大塔的紀事。陽火猴年猴月初十，在桑雅大寺（桑雅義為不可思議、不變、任運出現）的中殿，聚集了大法王赤松德真和上師的二十五位弟子，準備接受「上師最秘密心」灌頂。當時，鄔金寧波車——鄔金的尊貴蓮花生上師——被恭請坐在九層墊褥的法座上。藏王赤松德真向上師獻上用金杯盛載的酒，從世界各地搜羅的佳餚，由

他自己的項鍊中取出的二十一粒松石、五杯另七碗金子、八匹上好絲綢，與及許多其他財寶。

藏王向上師禮拜千次，然後啓白：「大師！我出生在西藏這個紅面猴子的蠻夷國度，而我迎請了沙珂國的聖者靜命菩薩（Bodhisattva Shantirakshita）與及師尊——鄔金方丈蓮花生上師——到這國度來建立佛法。我建造了三寶所住的「桑雅」大寺，它是一切有情所積福德的容器，在南瞻部洲中無與倫比。我完成了這些事業。如今，在這個好像黑洲的蠻夷地域，三寶的教法，像山巔的晨光漫射，所有人民都能够聽聞聖教的講解，好比往昔大迦葉佛（Mahakashyapa）在摩竭陀（Magadha）中部轉法輪的盛世。」

「往昔大迦葉佛演教時，生育四子的善女子『扎基瑪』（Tadrina）在尼泊爾王國的摩古達（Maguta）地區建造了扎龍卡疏佛塔。大師！如果您向我們宣說最初那個大塔的建立者發願的成果，我們這些興建桑雅大寺的人，便知曉祈禱的方法，而在未來將會變得充滿誠信。爲了使我們虔誠，我懇求您詳細敘述建造最初的扎龍卡疏大塔的結果（Result）。」

大師回答說：「大王！諦聽銘記我的話！我將向你敘述扎龍卡疏的傳奇。往昔無數劫前，菩薩摩訶薩觀世音大士，在他的上師無量光佛足下，誓願要令一切衆生解脫這世間的苦惱。菩薩解救了無數衆生脫離憂患後，便登上普陀落伽宮殿（Potala Palace）的頂部，心想已無餘令一切衆生解脫。可是，當他詳細視察六道的情況時，他看見還有許多衆生如蠅附糞地呆在惡趣中。菩薩心想勢無可能救度一切衆生脫離這有如苦海的世界，不禁哭泣起來。而當他用食指抹拭眼中兩滴淚珠時，他祈願即使「微小如」這兩滴淚亦能幫助未來的衆生克服憂惱。這個祈願實現了。兩滴淚珠變化成爲三十三天的因陀羅王（Indra，又譯作帝釋天）的兩個女兒，名叫「富莫那」天女（Purna，義爲圓滿）和「阿富莫那」天女（Apyrna，義

爲不圓滿)。「阿富婁那」有次因偷竊花朵而觸犯天條。她被懲罰到人間受生，成爲尼泊爾的摩古達地區的一個飼雞者「安輸」

(Ansu) 和妻子「富婁那」的女兒。她被稱爲「飼雞婦森弗那」(Shanvara, 義爲勝樂)。她長大後與四個階級下賤的男人交，而爲每一個男人生了一個兒子。那四個兒子的出身階級依次是：馬伕、牧豬者、養狗者、飼雞者。

「飼雞婦森弗那由工作中積蓄了足夠的財富好好的養大了她的兒子，並且供給教育，安排他們成家立室。後來她從盈利中積蓄了許多財富；她心想：『我從飼養殖業中獲得的儲蓄已經讓我令兒子成爲受尊敬的人家。現在，我更積聚得一筆財富；爲了令所有人都能從中得益，我將要建造一個大塔，作爲一切佛心，亦即我內在聖性的外顯。它將成爲無數衆生朝拜之處，並成爲諸如來金剛不壞靈骨的舍利塔。可是，我首先必需得到大王的准許。』」

「這樣想著，她便去謁見大王。她向大王頂禮，繞行、下跪、合掌懇求：『大王！我是個出身貧窮的飼雞婦人。我獨力以經營所得養大了四個同母異父的兒子，並且安排他們成家立室。我乞求大王批准建造一個大塔，作爲我內在聖性的外顯，作爲無數衆生朝拜之處，作爲一切佛心的容器，並作爲諸如來金剛不壞靈骨的舍利塔。因爲我的兒子都已經自立，我將以積聚所得的財富建造這個塔。』」

「一個偉大的國王從不倉促下決定。國王澄靜心思片刻，心裏思量：『這個貧窮的飼雞婦，積蓄了足夠的財富養大了四個兒子，現在還希望建造一個大塔。這件事確實令人驚奇、詫異！』」

「於是，大王便批准她建造佛塔。飼雞婦森弗那滿懷安慰和喜悅，她再次禮拜大王，繞行多匝才回家。稍後，那個婦人和四個兒子，還有驢、象各一隻便開始建築大塔。他們把泥土運到工地，建好了地基，還把牆壁建到第三層。這時，有一羣對這貧窮的飼雞婦心不甘的尼泊爾人聚集一起。他們覺得被這個女人的過人成就羞

辱了，而互相問道：「如果一個貧窮的飼雞婦能够建造這樣宏偉的塔，那麼國王，大臣，富人，名人應該要建造怎樣規模的塔呢？他們自覺被羞辱了，被傷害了，便去向國王請願，務求阻止工程。他們對國王說：『偉大的國王！您太魯莽了！如果這個貧窮的飼雞婦能够建築這般宏偉的塔，那麼，人們將會對國王您，諸大臣和富人們有些什麼期望呢？如果你批准這項工程，我們每個人都會被羞辱。還是把泥土和石頭搬返礦場比較好。不宜批准她建造這座塔啊！』」

「大王回答說：『你們留心聽着！這個貧窮的飼雞婦積蓄了足夠的財富養大四個兒子，並且積集了充足的財富來建造這座塔。我認爲這確是件偉大的成就。我已經給她口諭（『卡疏』）進行施工（『札龍』）。我身爲國王，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其他人亦曾試圖阻礙工程的進行，但都失敗了。所以，這座大塔便被稱爲札龍卡疏（意謂一經授權建造，所有障礙皆能克服）。建築工程不停進行寒暑四易，大塔已建至頸部。

「可是，在這時候，貧窮的飼雞婦發現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便召喚了四個兒子和他們的僕人來到她身邊。她說：『把這座大塔完成！它是我內在聖性的外顯，亦是世間和出世間有情朝拜之處。把諸如來的金剛不壞靈骨安放在塔內，然後以至誠至敬來開光。這是我的願望。當這願望完成時，過去、現在、未來一切佛陀的宏願將會實現。兒子，你們如果遵從我的願望，便會完成此生及來生的義利。』」

「說完她便去世了。鐃鈸的聲音響起，天神降下花雨，天空出現了許多道虹光而貧窮的飼雞婦森弗那，因爲建築大塔的惠施而證得佛位，名爲參斯哈母潘沙 (Chamsi Lhamo Pransha)。四個兒子爲報親恩和獲得功德，便遵母親的遺願，允諾加添頂部完成大塔。於是，四子像以往一樣，帶着驢子和象搬運磚頭繼續工作。他們再工作了三年才竣工。前後共用了七年的光陰。往昔的大迦葉如

來的金剛不壞舍利被封置於塔裏的生命樹內。

「在陳設豐盛供養，和遍撒供獻的香花後，大迦葉佛由衆多隨從菩薩圍繞出現，遍佈在塔前的空際。十方一切佛、菩薩衆由無數阿羅漢圍繞，五部如來，三界諸天王與及無數寂靜忿怒尊，不可思議，像胡麻花怒放般顯現；他們撒下花朵，而他們的吉祥蒞臨，令盛會增光不少。這時候，鐃鈸之聲大作，諸天撒下花雨，處處清香飄蕩。大地亦震動三次。諸如來海會身中所發出的智慧光明，連續五天，把日光掩蓋了，也把黑夜照明了。」

## 第二節 菩薩所見祈禱的實現

藏王赤松德眞再向蓮花生上師啓白：「大師！我懇求您敘述在這個最希有的扎龍卡疏佛塔之前所作的祈禱和願望，與及那些祈禱實現的故事。」

大師回答：「大王！諦聽。在佛塔開光的那天，鮮花遍撒，神通大顯，種種奇妙景象顯現，當時，廣大的佛、菩薩海會異口同聲向善信說：『你們這些有福和有好出身的人，這大塔是那跟三世一切佛心不離的法身的無上容器。由清淨心意出生了建造這個大塔的願望，因為這功德，你們所作的任何祈禱都會圓滿實現。』

「那時，已故飼雞婦的兒子互道：『這座佛塔的建造是由我們年老母親的菩提誓願所導致。大塔卻由我們依她的遺志完成和開光，而我們得到了睹見諸佛、菩薩衆的殊遇。如今，由於積集了這功德，我們可以請求實現任何祈願。如果祈求瑣碎小事就不智了。』

長子——馬伏的兒子衡量該作甚麼宏大的祈願：『北方冰封的野蠻王國中，山岳積雪，山谷氾濫，夏天水禽聚居，冬天成爲廣大雪地。曾有授記說氾濫將會平息，而在世主觀世音菩薩來臨，以釋迦牟尼如來的教規教導居民後，佛陀的教法將傳遍該地。我祈禱我得於西藏建立佛陀的教法。』

「所以他便祈禱：『由我以清淨心和願力完成這個塔所獲的功德，願我轉生在北方邊境冰封的蠻夷國度成爲一個偉大的國王和護法。在惡世 (Kalyuga) 中，五毒——貪、瞋、痴、妒、慢增長時，願我弘揚釋迦牟尼如來的教規，在那地方建立佛陀的教法而垂之永世。』

「次子——牧豬者的兒子接着祈禱：『由我完成此大塔所獲的功德，當我的兄長在冰封的蠻夷國度轉生爲王及護法，而佛陀的法寶正在建立，而且有需要傳入 (introduce) 教法的基礎——僧團的時候，願我轉生爲一位比丘，成爲一個大阿羅漢，剃度信衆爲僧。』

「第三子——養狗者的兒子祈禱：『由我完成這個佛塔所獲的功德，當我的兩位兄長在冰封的蠻夷地域建立了佛陀的教法，而人民得以遵循佛法時，願我神奇地在蓮花的花冠上出生，而不是生於母胎。願我摧毀生死相續，與日月同壽。願我轉生爲密法瑜伽士、持密咒者，調伏天、魔、人，征服那蠻夷國土的所有惡毒、食人的土著，保護我兄長所建立的佛法。』

「接着，幼子——飼雞者的兒子祈禱：『由我完成佛塔所獲的功德，當你們三位轉生到冰封的蠻夷地域，一個建立教法，一個令它鞏固，一個保護它，那時，願我轉生成爲大臣，調協你們的事業。』

「四個兒子祈禱後，所有佛、菩薩同聲道：『長進的兒子，具福者，你們的祈禱確是高尙而大公無私的，一切佛陀悉皆隨喜。你們由這祈禱所產生的無可比擬的功德山，三世諸佛亦難以相比。』

「那時，十方一切佛、菩薩融化成一道光明，沒入大塔中。從此以後，這塔便以『諸佛的一體』名聞於世。

「這時，有一隻咬血的昆蟲停在馬伏之子的頸項上，還咬了他一口，令他產生難以忍受的痛苦。這驅使他用手掃開昆蟲而把他弄死了。但是，他以無量悲心祈禱：『當我在冰封的蠻夷地域轉生爲

法王時，願這隻昆蟲受生成爲一個修行佛法的王子。」

「搬運建築材料到大塔的驢子碰巧聽到了這些祈禱，它心想自己也要祈一個願。可是，由於缺乏那種能力，心裏沒有想到甚麼祈禱。它便發起怒來，亦因而生起了惡念：『當馬伏的兒子轉生爲法王在冰封的蠻夷地域建立佛法時，讓我生爲一個惡口的大臣，令國王的所有功業唐捐。』」

「四個兒子的僕人明白驢子的心意，便祈禱：『當這隻驢子受生爲要阻礙佛法弘揚的惡毒大臣，那時，讓我轉生爲聰慧而虔誠的大臣，使我得以克服和擊退他的欺詐陰謀。』」

「大象也希望祈禱，但卻發覺自己無能爲力。它變得很氣憤：『我搬運了沉重的石頭和泥土來興建佛塔，但卻得不到報酬。當這些兒子轉生在冰封的蠻夷地域建立佛法時，讓我受生爲國王的曾孫去壓制和毀壞佛法。』」

「棲息在旁的一隻烏鴉，被這個願望激起了嫌惡的情緒，因而作了一個完美的心念。它祈禱：『當這大象受生成爲迫害佛法的國王，當他試圖壓制佛法時，讓我轉生爲一個大菩薩，把那個邪惡的國王刺殺掉。』」

「有兩個配帶着神聖黃線的婆羅門青年，是佛塔的侍者。他們祈禱：『當法寶在冰封的蠻夷地域建立的時候，讓我們二人轉生爲譯師，翻譯所有的聖典。』」

「另有兩個參加開光典禮的王族明慧少女這樣祈禱：『當佛法在冰封的蠻夷國度建立時，讓我們二人轉生而具有高深的學問，使我們得以抄錄和書寫佛說的聖經和其論典。』」

「如此，當時有無數饒益有情在祈禱，而所有這些無量的祈禱皆獲賜予實現。祈禱轉生爲王的長子（馬伏之子），已轉生爲陛下你，佛教的護持者，赤松德真。祈禱轉生爲方丈的那個牧豬者的兒子已轉生爲壽命菩薩方丈。祈禱轉生爲密法瑜伽士的養狗者的兒子

就是我——鄔金方丈，蓮花生上師。祈禱轉生爲虔誠的大臣那個飼雞者的兒子就是現今雅龍（Yarlung）的王。被祈願轉生爲王子的蜜蜂就是現在的公主啤瑪蕭梭（Padma Salso）。祈願受生爲邪惡大臣的那隻誤入歧途的驢子，已受生爲邪惡的瑪鷓巴（Ma shang khron pa）。僕人祈禱轉生爲信教的大臣去降伏外道的傾軋，他已轉生爲啤瑪真真（Padma khung bisan）。那頭迷亂的大象希望受生爲反宗教的國王去壓制佛法，它將受生爲你的曾孫，而他的名字將爲『牛頭者』（朗達嗎 Glang dar ma）。以慈悲心祈禱轉生去刺殺邪惡國王的那隻烏鴉，已轉生爲王子穆育遮波（Mun-ruksempo）。將來大象的後身要壓制佛法時，他將轉生爲哈龍巴支多傑（Lhalung Palgyidorje）菩薩，去殺死那個國王。祈禱轉生爲譯師的那兩個婆羅門青年已轉世爲卡巴飄嗟（Ka pa dgal rtsegs）和磋羅呂贊青（Pehog ro keui rgyal mtshan）。祈禱轉生爲抄寫者的兩位公主已轉生爲殿瑪車芒（Idan na rtse mang）和蓮籍尼瑪（Legs byin nyi ma）。

蓮花生大士說畢。藏王赤松德真和大衆都驚歎、信受。他們再三頂禮，並爲教法和一切衆生作強力的祈禱。

### 第三節 繞行和祈禱的利益

藏王赤松德真再向蓮花生上師啓白：「大師！請告訴我們在大塔前頂禮、繞行、崇拜、供養、承事過去、現在、未來一切諸佛的總集體所獲的利益和恩惠。」

大師回答：「大王：一心諦聽！過去、現在、未來的諸佛、菩薩，如不變融入這個清淨心的容器後，這大塔便成爲如意寶珠——移喜諾布（Yeshey Norbu），能立刻毫不費力地賜予一切祈求及令一切願望實現。如果有任何衆生以清淨心在大塔前頂禮、繞行、崇拜，他所獲得的利益及恩惠不可思議，不能計量，三世諸佛亦

難以描述，因為建砌這些石頭是爲了帶給衆生不可思議的快樂。這個大塔是過去、現在、未來諸佛心的無上容器，因此，它是人及非人崇拜之境，無論是人或天，無論任何祈求與禱告，一切願望都會獲賜予，即使是殊勝覺悟及神通亦能獲得。

「如意寶珠扎龍卡疏大塔賜予所有形式的快樂。誰朝謁、注視大塔，誰死後陰魂 (Spirits) 在中 (Barito) 飄蕩時，餓鬼、畜生、地獄三惡道之門便會關閉。誰用耳朵聽聞大塔所發聲響，誰便在心中播下了殊勝覺悟的種子。誰觀想大塔的本性，誰便得解脫妄想、自大、怠倦而轉生入禪定之流域。誰尊敬合掌誰便得追隨實相之道。

「任何求自利的領袖向大塔供獻，他便得成爲世界的統治者。誰繞大塔而行，誰便獲得七種有如神仙的快樂：尊貴種姓、美好相貌、大喜悅、美德與理解力、勢力與成功、無病、極長壽。任何人祈禱便得迅速達成他爲自己所作的願望。誰向大塔的僧侶供養禮物，誰便得免在再生中受口渴及疾病之苦。誰向大塔供花，誰便得安樂和滿足、成功和健康。誰供香，誰便得成就清淨行業。誰供燈，誰便得照亮無明的黑暗。誰供香水，誰便得解脫焦慮和痛苦。誰供獻食品，誰便得於禪修生活中，遠離飢餓。

「誰向大塔供音樂，誰便得將法音傳遍十方。誰供養鑼鈸的聲音，誰便得深厚的悟解力和成功。誰供養叮噹鈴聲，誰便獲得柔和、甜美的聲音——神聖的梵音。

「誰向大塔獻曼陀羅，誰便得由人群的交往和禪修，而獲致完美的德性和悟解。誰獻五寶石 (金、銀、松石、珊瑚、珍珠) 曼陀羅，誰便得解脫貧窮和不幸而成爲無窮的超妙寶藏的主人。誰獻七寶曼陀羅，誰便得在俗世生命中受用國家之財富，而在崇高的界域中獲得具有「七欽崇支」 (Seven limbs of adoration) 的仙身 (Divine Body)。誰供養七種生命之香 (Spices of life) 的曼陀羅

，誰便得解脫色、受、想、行、識的疾病及致命的疾病和一切病患。誰供養五大的曼陀羅，誰便得脫離慢、妒、瞋、貪、痴之苦而轉成五方佛身——無量光、不空成就、金剛薩埵、寶生及毘盧遮那。誰供養五穀曼陀羅，誰耕種獲得耕種的好收成。

「誰向大塔供養五種香 (incense)，誰便變得動人而受衆人愛戴。誰供五種香水，誰便獲得免受惡臭滋擾的清潔房舍。誰供養五種神聖禮物，誰便得積集功德，及增長勢力、榮譽、喜悅和世間貨財。誰供養天旛和勝利幢，誰便得減輕煩惱的緊張狀態，成爲堪受榮譽、尊敬的人。誰供養刺繡的帳幔或神聖的旗幟，誰便得快樂、財富和充裕的生活，而且遠離火、水、獅、象、惡報、蛇、淫女、凶犯等恐懼。誰供養念珠或冠冕，誰便得人和天的極喜及七珍寶之嚴飾。誰供養明燈，誰便得於一念中證得十方一切佛、菩薩的實相。誰供養芥子油，誰便得脫離怠倦的遮罩。誰供油燈，誰便得以佛法之光遍照十方。

「誰向大塔供輪寶，誰便得轉法輪。誰供寶石，他心中的願望便如雨降臨。誰供養皇后寶，誰便得轉生於悟解之流。誰供養大臣寶，誰便成爲精神領導者，精嫻方便和調伏。誰供養象寶，誰便得解悟大乘之最上法義。誰供養馬寶，誰便獲得欲、勤、心、觀四如意足。誰供養將軍寶，誰便得克服所有逆境。誰供養輪王七寶，誰便得精通佛法的大領域。誰供養這八吉祥，誰便常得佳識，並且受人、天的富樂。

「誰向大塔的聖像或法師供養法衣，誰便得受用美好的衣服。誰給大塔塗聖，誰便得白皙而有光澤的膚色，得到快樂、成功、健康，並得支配人、天及魔。誰供養乳脂、奶和奶油，誰便會擁有隨欲寶牛和一羣牛。誰供養糖漿、蜜糖和糖，誰便得天廚之妙食。誰供養果汁，誰便得享受怡人的珍饈美味。誰爲法會供養食物，誰便得無上覺悟與神通，而且心中生起的任何可能實現的情況，都會實

現。誰供養用五種香劑薰過的水，誰便能洞燭幽明，而且再生之後，品性高潔純淨可人。

「誰供養無上蓮花座，誰便得以溫和美妙的儀容，在蓮花的花冠上奇異地化生，而獲得無畏獅子座。誰履行僧伽職事，誰便免除地獄、餓鬼、畜生等惡趣之苦，而獲得健康、財富和美德。誰履行敬禮諸佛儀軌，誰便獲得佛行的力量。誰為大塔清除塵垢，誰便得美妙的身體和美好的膚色。誰修葺、復建大塔，誰便得消滅無明的種子和根本。誰尋求與佛心融合，消融我執於大塔的空性中，誰便得依止持明尊成就大手印明覺。誰成為喇嘛或軌範師，誰便得進入任運遊戲的舞座。誰供養大佛塔，誰便得具勢力的再生。」

「誰修復大塔，誰便得成就四種佛事業，完成心中一切願望，及獲得最高悟解。誰製造磚頭，誰便得成爲宇宙的統治者，每一粒塵土的主人。誰搬運泥土、石頭，誰便得消除生命的威脅和生活的障礙而獲得終身的健康和美貌。誰勵力清淨身、語、意三光明門，誰便獲得一切諸佛三身的加持。誰結交善友，誰便得隨入十善法門；又常不乏仁善的楷模 (kindly exemplars)，他便能在任何景況中獲得所需的力勢。誰監督修復工作，誰便得轉生爲十方諸菩薩衆的上首，所作惟是佛事。誰對工藝事孜孜不倦，誰便得在未來一切生命中精通醫藥、因明、音樂及哲學。誰因未能親往朝聖而向大塔行七步禮，誰便得於七次再生 (reawakenings) 後獲得清淨人身，而且能憶念前生。誰提供有益的建議，誰便獲得各種知識的穎悟。誰施予教授，誰便得一切衆生聽受和明白他在此生和來生中所說的一切言詞。誰在大塔的結構填補破洞或封補裂縫，誰便得再生爲人或天，且能證悟聖見。」

「誰居住在大塔附近而經常祈禱，誰便得通達不死的秘密並發現生命之源。誰恒常在大塔附近讀誦經典，誰便永不受饑荒和侵略的困苦，而如果有國王住在那裏，他的國家必然國泰民安。誰在他

人聽覺範圍內念誦密咒和示範菩薩的功德，誰便獲得諸佛、菩薩的一切功德。誰聽受然後解說法義，誰便得充任過去、現在、未來諸佛。誰保護大塔，令它免受損害，誰便得免除非時死的恐懼。誰製作大塔的描像或模型，誰便得遷往任何佛陀的淨土而住在那裡迄達成不離清淨心 (indissoluble with Pure Mind)。

誰書寫這個大塔的傳奇或菩薩的傳記，他所獲的福報與書寫整部大藏經的人一樣。誰隨喜存在之極喜，誰便得轉生於佛功德之源。誰向大塔請求大樂的波浪，誰便獲得十方一切諸佛的授權。若有衆生偶然觀想這個大塔，他便奇妙地往生到西方極樂淨土裏蓮花的胚胎中。

「惡意破壞這大塔的人必於現生及未來多生中忍受無數痛苦，他將要忍受無間地獄的極劇烈痛苦，無法逃避，也無法贖罪。」

「這個大塔好像如意寶珠——任何衆生祈求悟解的殊勝力量或任何世俗的悟解或權力都會得賜予——一切祈禱都會實現！這神奇的塔稱爲『蒙檀檀基朱巴』 (Mountam Tanchched Drupa)——有所祈禱的實現者。」

蓮花生上師宣說後，國王赤松德貞和眷屬深感驚歎，啓發了最高的信心，歡喜流涕。他們在上師前五體投地，禮拜千次，祈禱道：「暖瑪珂！(奇異哉) 這佛塔的奇妙本性，佛陀亦難描畫。不可思議！不可名狀！我們如今供獻天下的一切乃至虛空，從今而後，生生世世，願我們在大佛塔的恩惠下再生。」(待續)

上接 37頁

謝勇雄捐一五〇元 陳弘三 陳林玉娟 賴申海  
陳秀芬 蔡武志 王晟名 龔信儒 方傳松 蕭  
輔安 謝遠文 王世良各捐一〇〇元 楊君暉  
羅春來 張秋發各捐五〇元



གངས་ཅན་ཨ་གཤི་བྱེད་པ་སོ་རྫོ་ཏ།

西藏文字作者森波渣

(འདི་ནི་སྡེ་དགའི་གིང་དཔར་ལས་བསྐྱུས་པའོ།)

(此從德格木版錄出)

# 藏文作者純密森波渣簡介

劉銳之

西藏於釋尊圓寂後一百零一年庚申歲，當周幽王元年，西元前七八十一年。大海乾涸成爲平地，其上生長許多樹木，至今是二千七百六十五年。是時一般人對此地，多稱之爲黑洲，以其未開化也。

西元六四〇年間，藏王松眞剛布登位，崇奉佛教，興建殿宇，廣開譯場，後人尊之爲法王，非無故也。

法王又以西藏未有文字，深爲可惜，乃派子弟往印度求學，而以大臣純密森波渣爲主，彼智慧豐富，皆認爲文殊師利菩薩之化身。抵印度不數年，研究文字及聲明學，非常通達；遂以梵文爲藏文的底稿，創製文字，造文法論八卷。其中以「純密三十頌」爲最著，西藏學人至今仍奉爲至寶，傳誦不衰。並於佛法作取捨，此皆以前西藏所無也。從此以後，西藏佛教與文法之大門，皆已敞開。文字既已大行，於佛教之十善業，及世間法之十六清淨法，如是世出世間法兩種教規，皆得建立，成爲一切財物，及佛法之根本來源，雖云法王加被之力，然謂非森波渣之功不可也。

關於森波渣於造字時，以接近藏語需要，新增爲印度所無之六字，有神話焉。事見於藏文名珍珠籐樹書中，以其與吾漢字創作者倉頡，於字成時，有天雨粟、鬼夜哭之神話相似，爲充實本篇，因約咻珠君共譯如下：

森波渣以印藏兩地語類不同，難於生起；一時失望，入住帳幕深處。假寐之時，見一白人穿盔甲者出現。

「你從那裏來」？森波渣問：

「從星新來」。白人答：

「往那裏」？

「到沙珂去」。

「做什麼」？

「買茶」。

「你什麼時候到這」？森波渣問：

「不了解」！白人答：

於是森波渣研究白人所說，於「從星新來」句下，得到「ㄐ」字；「到沙珂去」，句下，得到「ㄎ」及「ㄌ」二字；「買茶」句下，得到「ㄍ」字；「不了解」句下，得到「ㄆ」及「ㄇ」二字；作成增加印度所無之六字，如是成爲西藏文字習慣之開始，即所謂前弘期者也。

民國五十四年秋，與明珠活佛合譯西藏古代佛教史，對純密森波渣，（據了解森波渣三字，義爲賢善之西藏人，乃當時人對純密氏專有之尊稱。）學問功業，非常仰慕，甚欲得其遺像，加以崇奉。多年以來，迄未找得，悵望而已。藏文老師莊大傑先生輾轉尋覓見賜，因以揭於本刊，共致瞻仰。莊師與傅家璋師母，學問淵博，年青有爲，藏漢譯著，已有多種出版，而謙恭自處，真不可多得之人才，而竟遠赴瑞士國經營，不禁爲之太息也。

\*\*\*\*\*

曼荼羅室吟草 蓮華慧尊 陳毓煦

日光同門移民澳洲，諸同門張筵祖餞，本人因病缺席，補敬小詩致意。

天近黎明旭日光 拓張法界越重洋

願君先得波羅密 此岸何如彼岸香

# 菩 提 正 道 菩 薩 戒 論 後 記

金剛乘學會成立，前後凡二十年，銳之謬爲人誦，亦逾十載；雖每屆皈依灌頂法會，輒以顯密諸戒，示諸學人，然於戒本之編印，布薩之舉行，未嘗有也。明知戒爲三學之首，戒爲萬行之基，無戒則不能成法身，無戒則不能超惡趣，惟有心焉嚮往而已。

前年言返台灣，計劃籌設金剛乘學會於台北市，擬將無上密法，反哺祖國，弘化大都，而制戒之心更切。惟念白衣傳戒，恐於佛制有違，戒未制而先犯之，是烏乎可？

歸後，不斷祈禱，再四研求，及讀 宗喀巴大士菩提正道菩薩戒論第三十六頁，節云：「唯願哀愍，授我菩薩淨戒律儀。於彼上師，若是在家，稱善男子。年輕有德，卽稱大德，年高有德，卽稱長老。」同真德光尊者則云：「旣說有善男子等三種，則不必定從出家者，求受淨戒。」如是則依自宗規定，律有明文：若密宗諸戒，則以已得傳承，更無論矣。乃搜集顯密大戒，定爲戒本；稟請 敦

珠師佛加持鑒定，賜以題辭，以示印可。

茲者付梓圓滿，特定於黑半月在會集衆布薩，白半月准各在家，一人布薩。佛制規定，未受戒者，不得翻閱律文，故將應退席者標示，學者其遵守之。

夫戒有四科：曰戒法、曰戒體、曰戒行、曰戒相，必須妥慎詳研，未宜籠統。貢噶師佛日前於別解脫戒、根本墮、八支粗罪、五方佛三昧耶、根本三昧耶、及支分三昧耶，均有開示紀錄，雖非親聞，然幸法雨遙施，早蒙沾溉。（銳之曾受法恩，賜予四灌遙灌。）特將列入第二編，定於布薩法會，加以宣說。菩薩戒未蒙開示，則以宗師之戒論代之。

佛教經論，浩如烟海，而律藏亦頗豐，爲使稍觀概略，特於菩薩淨戒，附參考一編，其餘戒律，則無與焉。至事師五十頌，雖爲顯教菩薩之鉅著，實爲密乘必守之宏規，故首列之。菩薩戒論，所列九戒，除一切戒之大部，已列入儀軌編外，其餘各戒，可謂集菩薩戒之大成，極應研讀。至瑜伽菩薩戒略攝頌，則可見漢土藏地所譯之不同，梵網經菩薩心地品，則可見瑜伽梵網所攝之殊異，均有參考價值者也。

經云：佛性常住戒卷。律云：有秉羯磨說戒，則正法未滅世間。毘尼藏者，

是佛法壽命，毘尼藏住，佛法亦住。如是戒本，學者實應敬謹奉持。

釋尊滅度，遺訓以戒爲師。大論云：持菩薩戒，有五千善神擁護。戒體常光，持戒誦戒之功德，尤應珍重。

妙吉祥本續云：修密乘者，應具三法而得圓滿。何等爲三？一者不捨一切有情。二者護持菩薩淨戒律儀。三者不自棄失所修祕法。此則願與金剛乘同學諸子共勉焉。是爲序。

民國六十一年壬子元旦，編印金剛乘戒本，詔諸弟子奉持布薩，故於密乘各級戒條，應有盡有，並飭保存祕密，不得示人，上文爲戒本之後序。

今既印行全集，不可無戒律，而西藏之甘朱，更列律藏於經藏之前。惟不論顯密對於戒律見者卽需奉持，且不能隨意翻閱。而菩薩戒則不受此限，觀於瑜伽師地論可知。西藏學宗中觀，而戒重瑜伽，宗喀巴大士所造之菩提正道菩薩戒論，尤爲詳盡，故以付梓，並附原作以孫景風譯之菩薩懺罪文，大乘佈薩法均具藏文原作，及淨土之瑜伽菩薩戒略攝頌，鳩摩羅什之梵網經菩薩心地品，總不出菩薩戒範圍。馬鳴菩薩之事師五十頌，使知不獨密法首重師承。上師賜序表示印可。而以布薩須知殿其後，實欲密乘學人，勵行布薩也，民國七十年中秋劉銳之後記。

# 民初慧明法師開示錄

##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諸同學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兩句經是金剛經中最緊要的關係。今略說之。金剛經是實相般若。佛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可以開學人的大智慧。然全部金剛經都是破相顯體。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兩句。乃體用並顯。云何體用。應無所住是體。而生其心是用。用不離體。體不離用。應無所住。既不着有。而生其心。亦不落無。方是金剛本旨。所以六祖闡此二句。立時悟道。然則六祖何以一聞便悟。當知六祖乃肉身菩薩。早已見性。何以故。試看六祖偈語。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於此偈語。知六祖已悟無住本性之體。而未明生心起用之妙。故令三更入室。傳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二句。六祖大悟體用不二之理。後來即依此教化學人。大振宗風。可見這兩句經非常重要。望大家特別注意。

應無所住。就是一切不住。若能一切不住。即是實相境界。既悟實相無相。一無所得。還有什麼我執煩惱。生死無明。可住。若執着無住。又落於偏空。何以故。當知真空不空。云何不空。空寂靈知。起用自見。用云何起。依般若智而生其心。即是起用。云何生心。即生吾人本具之妙明真心。就是生悲願無盡之菩薩心。菩提心。慈悲心。平等心。利他無我心。如是等心。皆是無所住而生之心。便是真心。清淨心。亦即是佛心。而眾生所生之心。乃貪心。我執心。貢高心。差別心。乃至入萬四千煩惱心。如是等心。皆是有所住而生之心。便是妄心。業識心。亦即是眾生心。所以者何。因眾生處處着相。相多故心亦多。心多即不能清淨。心不清淨。即不能悟得實相真心。故學佛人欲悟實相真心。即要放下一切。則一切不住。真心自見。即是道心。道從心生。心由道見。講到究竟。這一個道字。也不可說。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路絕。此理微妙。初學人不易領悟。佛要人領悟實相無相。離念即是真心。故說應無所住。佛又要人領悟起用之妙。故又方便說而生其心。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二句。看來似覺矛盾。其實就是如是。

諸同學。既知應無所住。即是實相菩提。亦即法身佛之境界。却不要去覓此實相。覓此法身佛。覓即不是。何以故。實相無相。不可覓。故放下便是。動念皆非。一起覓心。便成妄想。當知此實相境界。非諸佛獨有。我等亦本自具足。所以者何。佛與眾生。本來無二。故只要大家此刻瞑目寂照。一念不生。則如不動。萬物同體。即是實相之無住真心。如一念微動。即是有所住。有所住。即非實相。所以古德云。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大家修持不能相應者。因有所住。故有所求。有住有求。便是自加捆縛。豈能自見本性。

大家現在修的是心地法門。須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道理認清。要明白這兩句經的體用。必先立其體。然後才能起其用。體云何立。將一切有求有住之心放下便立。因一切放下。妄心自息。妄心息。則無住真心。自然現前。但是大家明知放下是好。而總不能放下者。何故。蓋吾人業識太深。放下不易。因為放下不易。故又要從降伏其心下手。殊不知一切無住。便是降伏。若另求降伏。便是頭上安頭。果能一切無住。即得實相本體。依實相本體。而住無所住。生無所生。即是依體起用。

佛與眾生之分。只在覺與不覺。慈悲與不慈悲。覺則即相離相。一切不住。故名曰佛。不覺。則見境生心。一切皆住。故名眾生。慈悲。則平等為懷。萬物一體。即名曰佛。不慈悲。則貪瞋癡慢。煩惱叢生。即名眾生。然覺與不覺。乃體上之分。慈悲與不慈悲。乃用上之別。體用不二。皆是一心。若能轉惡心為善心。即是佛心。故六祖云。一念平直。眾生是佛。

諸同學。佛有三身。當知吾人亦有三身。所謂法身報身化身。其實三身即是一身。無所住是法身。生其心是報身與化身。所以者何。一切不住時。空寂靈知之真心。遍滿虛空。即是法身。生其心時。善心生得善報。惡心生得惡報。此時之心。即是報身。一念思量。種種變化。思邪化地獄。思善化天堂。此時之心。即是化身。大家明白此理。就要時時在無住生心上用功。心如虛空。而不存虛空之量。度盡一切。而不著一切之相。所謂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不變即是無所住。隨緣即是生其心。



捐助本刊芳名(出刊前臨期捐助者登下期)

香港方面(港幣)

何澤霖捐一八八元 葉永祥捐四元

台灣方面(台幣)

高雄金剛乘學會捐一〇〇〇元 楊鴻基捐一二〇〇元 劉立中捐六〇〇元 江庚順 隱名氏 林

陳初鴻 林坤旺各捐五〇〇元 龔震明捐四三五元 陳顯靈捐三七〇元 李家仲 施源鎰 顏慶

麟 陳立言 劉茂雄 李錫燦 何雪霞 李月華 蔡影輝 王昌齡 林崇安 王清美各捐三〇〇元

曾武平捐二四〇元 楊啓祥 謝銘淵 王世成 謝順良 俞錦榮 游鐵樑 吳榮 潘素卿 無名

氏 張星輝 林綉緞 胡勵眞 莊皆民 莊蘇怨 陳淑娟 莊樂禪 莊金沛 蔡義男 謝秋玉 林

哲用 周志虎各捐二〇〇元 李勝桐捐一五〇元 沈明進 尙青山 張文雄 李仲山 陳思寧 杜

松輝 陳景星 謝久明 何正興 傅乾枝 張丁 郭力山 張榮彰 彭晃晉 邱秀珍 陳貴枝 陳

祈旻 陳玉龍 楊阿琴 陳勝義 龐萬春 賴重 信 陳國經 李銘國 賴麗峯 呂明華 鄭木森

王振沅 簡毓彥 范文生 林茂雄 郭安男 林 銘銘 陳其助 高錦 陳銘城 郭庭榮 龔信儒

李正一 陳金艷 鄒錚軍 鍾棣湘各捐一〇〇元 利息九元 檀新生捐六〇元 林宜雄 王半農

郭秀琴 洪名輝 唐金源 林明忠 李珮嫻 李 珮青 蔡武志 黃志呈 蕭澤郎各捐五〇元

周樑生 周楊育芳捐助印工顧孟坪捐一〇〇元

供養 敦珠寧波車訪台基金

台灣方面(台幣)

黃文淵二五〇元 劉銳之 劉印連 楊育芳 王

俊雄 陳建夫各二〇〇元 陳寶芳一一〇〇元 王

無名氏一〇三〇元 陳光炳 董淑惠 蔡影輝 何雪霞

王女土 彭晃晉 陳國政各一〇〇元 郭庭榮六〇〇元

趙健陞 陳正輝 陳國政各一〇〇元 郭庭榮六〇〇元

楊寶祥五五〇元 陳勝義七〇〇元 王重舒 李銘國 李賴

麗峯 莊金沛 陳淑娟 莊樂禪 郭安男 何榮輝

謝崇斌 林進財 林茂雄 無名氏 謝順良 單豪

林振亨 黃秉坤各五〇〇元 簡文添捐四五〇元

葉勤書 陳立台各四〇〇元 陳立言 廖中山各三

五〇〇元 陳國經 鄒錚軍 周志虎 韓希聖 蔡建

華 鍾棣湘各三〇〇元 李珮嫻 李珮青 鄒慶宗

張丁 顏輝濱 龐萬春各二五〇元 趙崇溪 趙品

尊 趙品森 黃志呈各二一〇元 李秋助 鍾文煌

周玲華 洪名輝 蔡義男 林文生 黃敏源 高錦

李正一 張高瑛 吳少清 高秀穗各二〇〇元 陳

春民一八〇元 朱樹鶴一七〇元 尤佰忠一三〇

〇元 張山田一二〇元 謝陸耀一一〇元 蕭澤

郎一〇五〇元 張榮彰 陳祈旻 吳周幼 林啓明

陳樹棕各一〇〇元 郭秀琴九〇〇元 王振沅六〇〇元

春長各八〇〇元 賴重信七〇〇元 李徹 周于焜

郭力山 張國權 周大鱗 林昇一 李樹洋 葉常

周必興 周張阿款 周晏純 謝秋玉 張安吉 楊君暉

青 陳光華 李樹洋各五〇〇元 謝秋玉 張安吉 楊君暉

下轉 24 頁

Then oneself as Amitabha, or any other deity, sends out countless offering goddesses from the heart center. First they made offerings to oneself through prayers, songs, dances and so on, and then they melted back into one's heart center. Then in one's heart center, there is the small seed syllable, surrounded by the mantra, which glows and sends out light through one's forehead. Here the light made offerings to all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in the ten directions and four times, and also gathered all their blessings. Then the same light goes to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and purifies all their sufferings, defilements and obscurations. Then all the places become Buddha-fields,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become Buddhas and deities, and all sounds become mantras of the deity, and all thoughts and feelings become wisdom and Buddha-nature. At the same time, one recites the Mantra of the deity as many times as possible.

Then in the end, one meditates that the whole universe melts into oneself and also all sentient beings melt into oneself. Then one goes straight into the heart center of Amitabha, the real Amitabha of the Western Buddha-field. Then again in one split-second, one imagines oneself as Amitabha. In the end of the practice, one dedicates all the merits to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makes good wishes as well.

## CONCLUSION

So one can practise Hinayana, Mahayana and Vajrayana all together in that we are taking refuge (Hinayana), developing Bodhicitta (Mahayana), and then practising the seven-branch services (Vajrayana). So the Hinayana practice is to meditate on the four thoughts (or mind-changings) so much that from the core of one's heart, one really wants to gain liberation and therefore takes refuge. The essence of Mahayana is the great compassion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just like the love a mother feels for her only child. The essence of Vajrayana is to meditate on one's body, speech and mind as the body, speech and mind of the deity.

We have two kinds of obscurations: one is conflicting emotions, the other is wrong view about reality. In order to purify these, we need to accumulate two kinds of merits: the fortune merits and the wisdom merits. When one purifies these two obscurations, then one will obtain two kinds of powers or highest attainments: one is knowing the nature as it is, or the Buddha Nature; the other is knowing whatever there is. After obtaining these two kinds of powers or highest attainments, one will attain two kinds of bodies or kayas — the Dharmakaya and the Rupakayas. By obtaining the Dharmakaya for oneself, one meditates on the two Rupakayas — Sambhogakaya and Nirmanakaya — and thereby one serves as a guide for all sentient beings in following the path of the Buddha's Dharma. That is called the "Completely Perfect Buddha Mind".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practice that one takes refuge and develops the Bodhicitta, and also it is important at the end of the practice that one dedicates all his merits and best wishes to all sentient beings. This is the way that one should practise the three "yanas" of Hinayana, Mahayana and Vajrayana all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obtain liberation in one life-time.

The view point of Bodhisattva teachings is that of the Madhyamika or the View of the Middle Way, the view which is free from the four extremes and the eight complexities. The four extremes are that either the mind has substance or it does not, and that it has both and neither. The eight complexities are that one is either permanent or nothing, arising or ceasing, coming or going, one or many.

The Bodhisattva, after travelling through the five paths and the ten levels or stages, practises the thirty-seven aspects of the path-helping means for enlightenment, and finally he attains the "Vajra-like Samadhi".

## VAJRAYANA

What is the reason why the Buddha gave three "Yanas" of teachings — Hinayana, Mahayana and Vajrayana? It is because people have different capacities, inclinations and dispositions. Some are very sharp, some are medium and some are not so clever. All three "yanas" are the teachings and words of the Buddha, and one should not think that some of the teachings are good and other teachings are bad. It is because people are different that the teachings are different. The various teachings are just made use of to suit these various kinds of people.

For example, if one has a piece of material and cuts it into three pieces. Then to one person, one gives only one-third; to another person, one gives two-third; to a third person, one gives the whole thing. That exemplifies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Yanas". So the teachings where everything is completely given without hiding anything is called the Secret Mantra Yana or Vajrayana.

|                  |            |                                                                |
|------------------|------------|----------------------------------------------------------------|
| external tantras | (i) Kriya  | All three were brought to Japan and are still practised there. |
|                  | (ii) Caryā |                                                                |
|                  | (iii) Yoga |                                                                |
| internal tantras | (iv) Maha  | All these four were spread in China.                           |
|                  | (v) Anu    |                                                                |
|                  | (vi) Ati   |                                                                |

The essence of "Vajrayana" is to meditate on one's body as a deity (or yidam) of the buddha aspect, one's speech as the mantra of the deity, and one's mind in Samadhi.

In the Vajrayana, first when meditating on the Development Stage, one realizes that everything and even the whole universe dissolves into emptiness, out of which appears first the five elements as mandalas, then the celestial palace, and inside the palace one meditates oneself as the deity.

One meditates on the deity not dwelling in either Hong Kong or America, or any other place on earth, but instead in the pure celestial palace. So actually oneself is the deity in the celestial palace. This deity is called the "Samaya-sattva", inside the heart center of which is the small seed syllable representing the "Samadhi-sattva". This syllable further sends out light to the Buddha-field and invites the real deity (such as Amitabha) to come and melt into oneself as water melts into water itself. The deity that comes is called the "Jnana-sattva".

## (B) Impermanence

But just having this human body is not good enough, because it will have sickness, old age and finally it will die. Everything is impermanent, everybody with form will die, everybody we meet together will eventually be separated, and every worldly possession will be spent or taken away, and everything built-up will fall apart. Whenever, there is no permanent thing that will last forever. This is the meditation on impermanence.

## (C) Karma - Cause and Effect

With positive good actions, one will be born in the three higher realms, whereas with negative bad actions, one will be born in the three lower realms of Samsara. So one should always follow the good cause without any misconception and don't doubt about this.

## (D) The Shortcomings of Samsara

Wherever one is born, in either one of the six realms of Samsara, one always suffers. In hell, there are hot and cold sufferings. The ghosts and spirits cannot find any food or drink. Animals suffer stupidity and slavery. Human beings, once born, suffer old age, sickness and death. Asuras have many wars among themselves, and Gods suffer the downfall into the lower realms.

So in Hinayana teachings, one is very very eager to obtain liberation from Samsara, just like a very thirsty person who would like to get water to quench his thir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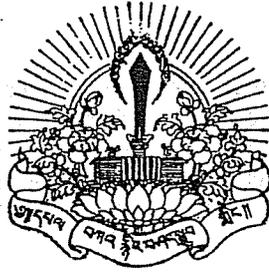
Conducting the meditation is to examine the object and the subject, and to examine that in the rest of the meditation.

The main practice of Hinayana is to take refuge in the Three Jewels of the Buddha, Dharma, Sangha. The Buddha is the ultimate refuge and destination, the Sangha is the friends of the path, and the Dharma is the path itself.

The result of one's practice is to obtain the state of Arhat, one who has destroyed the enemies, i.e. all conflicting emotions.

## **MAHAYANA**

Mahayana is the Bodhisattva teachings in which one practises the five paths and ten bodhisattva levels. In the midst of the existence of Samsara, there is also the peace of Nirvana. The Arhats abandon Samsara and attain Nirvana, but they dwell in that. However, the Bodhisattva does not dwell in either one. Both Bodhisattva and Arhat abandon Samsara, but Bodhisattva also abandon the peace of Nirvana. So Arhats accomplish liberation for themselves; but Bodhisattvas do so both for themselves and for the benefit of all sentient beings. So in Bodhisattva teachings, both the refu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dhicitta are practised.



# TEACHINGS ON THE "THREE YANAS" with VEN. TULKU URGYEN RINPOCHE

*Here is the transcribed text of a teaching given by Ven. Tulku Urgyen Rinpoche in Hongkong Vajrayana Esoteric Society on May, 9, 1981.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Erik Pema Kunzang and recorded by Yeshe Thayee.*

\* \* \* \*

All the Buddha's teaching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yanas" or vehicles: Hinayana (Shravaka teachings), Mahayana (Bodhisattva teachings), and Vajrayana (Secret Mantra teachings).

## HINAYANA

In the Hinayana teachings, one takes the precepts (or vows) and refuge in order to obtain liberation from the three lower realms and the world of Samsara, and finally there are the meditations of samadhis. In the Hinayana teachings, one meditates on the four mind-changings (Four Ordinary Foundations):

### (A) The precious human birth

Right now, we have obtained the human life with a human body, which is defined as possessing the eight freedoms and the ten endowments. The eight freedoms mean that one is free from being born in the eight states where one cannot practice the Dharma, these are (i) long-life gods, (ii) hell-beings, (iii) hungry spirits, (iv) animals, (v) barbarians, (vi) one with wrong views, (vii) one born in a kalpa without buddhas, (viii) mutes who are dumb and ignorant of the Dharma. Among the ten endowments, five are from oneself and five are from others. Those that are from others are: (i) Buddha appeared, (ii) Buddha had taught the Dharma, (iii) Buddha's doctrine is still in existence, (iv) It has many followers, (v) Benevolent persons give help to us. Those from oneself are: (i) one being born as a human being, (ii) one is born in a central place, (iii) one has all the senses intact, (iv) one does not have wrong views, and hence one's acts are not counterproductive, (v) one has profound confidence in the Buddha's teachings.

When all these conditions are fulfilled within oneself, then this is called a precious human body. All of us have now obtained it.



4. THOGS.MED.—ASANGA—THE UNHINDERED. A follower of the Lord Regent Maitreya's Reality, Treasury of illumination of Shakya Muni's Precious Teaching, Great Teacher of the Yogacharya School—Homage to Arya Asanga!

甯瑪巴師佛傳承系統

(四) 聖無著



ཨོཾ

གསང་སྔགས་རྩི་ཐོག་པ།  
བདུད་རྩིས་



VAJRAYANA QUARTERLY, NO. 20. JUL., 1984.



宮拉達布之薩拉藏西